

郭沫若选集

郭沫若選集目次

小說

- 楚霸王自殺……………一
葉羅提之墓……………一七
孟夫子出妻……………二四
飄流三部曲……………三一
秦始皇將死……………七一

散文

- 由日本回來了……………八〇
前線歸來……………九二
雙黃……………一〇九
芭蕉花……………一一五
菩提樹下……………一二九

文藝名著：

郭沫若選集

全一册 實價二元八角

編選者 陳 磊

出版者 綠 楊 書 屋

發行者 綠 楊 書 屋

有編選權 不准翻印

現代文藝選輯

書名索引

- 魯迅選集 郁達夫選集
茅盾選集 沈從文選集
巴金選集 郭沫若選集
丁玲選集 張天翼選集
老舍選集 冰心選集

傑文藝
郭沫若選集

小說

楚霸王自殺

連日的大雪把烏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皚白，對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帶也含着驕矜的意氣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陽。

四處都沒有人的跡，連飛鳥也不見一隻。

周圍的村落因近來的戰事都被人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內看不出一株炊煙，聽不出一句鷄鳴。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毫無倦意的長江和天上的太陽了。

長江滔滔蕩蕩地鼓着他的血樣的水流着，在他沉毅的聲浪中，對於兩岸的白雪似乎在說：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太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裏來。你們儘管挾

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驕矜的意氣，只顧鞏固着自己位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突然，從西北角上，隱隱地起了一片聲息，有點像是從大海的中心不斷的向着岸頭湧來的海浪，不斷的湧來，湧來，聲音逐漸地高，逐漸地明起來了。

是一片雜亂的馬蹄聲。

這馬蹄的浪子終竟湧到了江邊，人和馬都現出了視野來。一共是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

人的鼻孔和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氣柱，雪花在馬蹄下蹴得亂飛。

為首的是一位大漢，騎着一匹青白的馬。其他的二十六個人，雖然稍有遜色，也大抵是些雄壯的男子騎的馬有黃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們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腳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條有紅纓的長矛，左手一個圭形而有虎頭紋的銅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東西都有久經血戰的烙印。

他們拚命地跑着，真像浪花一樣，一湧到江邊來，便停止着，迴旋着，潰散了。

黑色的人和雜色的馬散亂在江邊，就像潮退後的雜色的海苔和蚌壳。

他們的來勢雖然猛，但一下了馬來之後，人和馬的情形都是狼狽的。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沒有受傷的，幾乎沒有。有幾匹馬等騎者一下馬來便向雪堆着的石礮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並不

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他們的長眠。有幾個人似乎腳上受了傷，站不穩，下馬後便把盾拋在地上坐着，或則兩隻手把矛桿拄着，其中又有一個更把盾和矛都拋了，踉蹌地走到江邊，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來，就像一條死尸一樣，不動。

爲首的那位高長大漢，有七尺長的光景，算是一羣人中的最倔強者，他的馬也和它的主人相識。馬像是恨那眼前的長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斷地把前蹄在石磯上蹴，噴着白色的蒸汽，不斷地嘶風。它的主人下了馬後，立在馬旁，面着長江，不動了一會。他接着把長矛豎在石磯上，把銅盾放在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鐵盔解了下來，在銅盾上放着，頭上露着一個濃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臉下繞着一簇短的黑鬚，頰上受着有兩處傷，帶着兩條黑色的血斑和鬚鬚，混着。看他那年紀是只有三十歲的光景。

大漢把兩個眼仁在充着血的內眼角上對着，忿恨地把長江睥睨了一下，又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風的馬而外，大家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從近旁的小港裏，有打槳的聲音。

倔強的大漢驚竦了一下，他的兩手把左邊的側腹所掛着的玉飾劍按着了。港裏划出了一隻沒篷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雖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樣，但他的風貌却和

尋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癯，在廣寬的額下一雙眼睛含着智的光輝。

他一直沿着江邊把船撐到了偏強大漢的面前，礙着了他在船頭立着，向着大漢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會錯，你一定就是我們的西楚霸王。你快請上船來吧。後方的追兵恐怕快會到了。」

被稱為「大王」的那位偏強大漢，原來就是自號為「西楚霸王」的項羽，他那緊張的面孔愈見有不可掩的驚疑的神氣。

——「你是誰？」沉宏的聲音向船上問。

——「我是道烏江的亭長，姓名隨後再說吧。這兒烏江的人都逃乾淨了，上下都沒有船隻，就只有這一隻小船。昨晚你們到了鎮上，我便趁夜弄了這隻船來，打攔路了，在這兒等你。你快請上船吧，你們昨晚是不該在鎮上過夜的。」

楚霸王依舊驚疑着。他本來是一位木強的人，但因為打了敗戰以來的經驗却使他聰明了好些。他自從由垓上（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敗退下來，趕了兩天一夜趕到了陰陵（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的時候，迷失了路徑。他問了一位田父，田父騙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竟走到了一處大澤，無路可通，終竟為漢兵所追上，格殺了一陣，弄得來手下的隊伍只剩下二十八騎。他從那兒又折回東走，走到了東城（定遠縣東南）又為漢兵所追及，格殺一陣又失掉了兩騎。他帶着二十六騎，

從東城南竄，冒着大雪趕了兩天，又才趕到了這烏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的，他們在路上只好任意闖進人家去，揀了些現存的糧食來吃，他們又都受了傷，實在是有點筋疲力盡了。現在，在楚霸王心中所恨的，與其是漢王劉邦，寧是那陰陵的田父，寧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簞食壺漿來迎接他的居民。寧是那看見他敗走着還要下雪來苦惱他的天公。他覺得這天公是最可惡的，而且那陰陵的田父，那沿途的無情的居民，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的化身。

——「是的，這天公的化身又來了，眼前的這長江和這位亭長！」

有關過他失了路的陰陵，田父在前，使他感覺到這千巧萬巧地續船相待的烏江亭長，不外是劉邦的好細。

——「你這船不是太小了嗎？」

——「是的，我就只尋到這樣一隻小船，要載馬時，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馬。」

——「這條伙，愈見是好細無疑，他是曉得我不習水性，想把船搖到江心，把我弄下去淹死的！」楚霸王心裏這樣想着，照他平時的暴躁的脾氣，他很想把劍拔出來，把那亭長斬死，他按着劍的手中，筋肉的確也受了命令，這樣動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殺了又怎樣呢？我不習水性，跟我來的都是北人，也一樣的不識水性，結果還是死。」他的腦中樞的命令到這時立刻轉變了，奇妙的是起了一種宗教樣的念頭。

「不行，天老爺終竟是我強，我實在敵不過他。」他的手從劍柄離開，在胸前又起來了。

「大王，一亭長看見他在狐疑而不作聲，又開始敦促着他：『你快請上船來吧，時機不可一失，你趕到江東去，江東雖然小，還有幾十萬人，盡儘可以供你捲土重來。你請趕快上船，就有追兵來，也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莞爾地微笑了起來。這微笑，他至少是忘記了有一個月的。在最近的幾天，他的心中尤其充滿了怨天恨地的怒氣，但他現在卻恬然起來了。

「一亭長，我多謝你。」他溫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語地接續了起來，操着手只是把頭搖着。

「但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爺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從會稽起事的時候，我們帶領了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轉戰了八年，身經七十餘戰，如今死得來一個也沒有。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戰死了的，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回到東江去，縱使江東的父老可憐我，依然擁戴我，但我有什麼面目和他們相見呢？」

「大王，請你不要遲疑。」一亭長又敦促着：「這兵萬一起到了……」

「不行，不行。」項羽依然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起初起兵的時候，隨處都有人來參加，隨處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我們是沒有愁過兵馬和糧食的缺乏的，現在不同了，我們到一處地方，地方逃得一個精空，沒有逃的，連鄉裏的糧田老人都要欺騙我們。這正是天老爺在作弄我。啊啊——」

他長嘆了一聲，把兩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一下，眼仁對得來幾乎全是白眼，望着天。「我還有這麼大的氣力，便要消滅了嗎？」

——「大王，亭長又說：『天是助成你的，請你不要逞強。你身經百戰，仍還健在，不正是天意嗎？』」——「不行，不行，」項羽又搖起頭來。「我是曉得的，亭長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麼面目回到江東去呢？哦，是的是的。」——他這時心機轉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邊不能起來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說：「那是鍾離昧啦，他腰上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們就讓亭長把他打救去了吧。」

有兩個部下走去把鍾離昧攙扶了起來，替他把鐵盔解了，一臉都呈着土色。他是在東城落了馬，把腰部跌傷了的，因為這兩天沒有得到靜養，痛得來已經不能行動了。

——「還有我這匹烏驃馬啦，」項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馬說：「這馬我騎了五年，我很愛它，它也很愛我，我不忍殺它，這也讓亭長把它打救了吧。」

鍾離昧鼓着他的餘勇，表示他不願意和烏驃馬一道生，他願意和楚霸王一道死。

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強制着他扶上了船去，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馬鞍上的盔和盾取了下來，把馬拉到船邊。

——「亭長，」項羽叫着：「我把這匹馬送你，請你把鍾離昧和馬一同帶到江東去啦。」

馬由旁人的挪助也拉上了船了。鍾離昧坐在船尾，馬立在中腹。但船前船後還有點隙地可以容

得一兩個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長對於項羽試了他的最後的勸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動人的。但我覺得你不好在那種或傷的陶醉裏沈酒。古語說得好：『天道遠，人道邇。』我們應該審其人道，然後再聽憑天道罷。只要你把你目前的這種仁心，以後推廣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來，真真正正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頭上，以你的材力專用於救世濟人，我看不要說天，什麼人，都是會幫着你的，江東的父老也一定會幫着你的，現在還不遲……」

在這時候從西北角上又隱隱騰出了一片聲息，和剛才項羽的一羣人馬所激起來的聲音相彷彿。項羽的眼仁又對了一下，其它的二十五個人也緊張了起來，連坐在船尾上的鍾離昧都想要掙起身，然而却掙立不起。

——「大王，」亭長叫着：「不可一刻狐疑，你趕快上船，趕快上船！」

項羽沒有作聲。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它二十五名的壯士就像受了命令的一樣，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聲息愈見逼近了，聽得出是一大羣的馬蹄聲，比前次的愈見高，愈見大，愈見雜亂。由那聲息聽來是有好幾百人的光景。

項羽的兩個眼仁愈見打緊了，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五名的壯士不期而同地把劍

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六道和四圍的冰雪爭着寒意的劍光，在朝陽中交織着了無數的虹彩。人馬的聲音總和潮頭一樣湧進視野裏來了。

二十六個人吶喊了一聲，也和潮頭一樣，迎着湧上了前去。兩個猛烈的大浪接了頭，進出了猛烈的浪花。

亭長這時候把船離開了岸，隔得半箭遠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烏驢馬的背上去觀起戰來，對着坐在船尾上焦急着的鍾離昧似報告非報告地傳達着他的所見。

「……就給衝進了羊牢的一羣猛虎一樣啦。哦，只見人在倒，馬在倒，敵人潰亂了，就像一羣朝王的蜂子啦。」

「項王呢？項王呢？」鍾離昧焦急着問。

「看不清楚啦……這馬有點囉唆，船又不緊……哦，還在他最厲害，他是沒有戴將軍盔的。」

「哦，那不危險！」

「真不愧是身經百戰，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個都不弱……哦，真巧妙，真靈敏，真神速。呵，二十六個人就像有二十六隻手足的一個人啦。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見人在飛，那是怎的啦……」

「項王項王項王沒受傷嗎……」

「……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抓着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在飛，真像肉彈子啦。他把手裏抓着的人像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都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起來，遍地都是死傷啦……哦哈，黑盔甲倒了幾個，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他還沒倒，但他的頭受了傷，滿臉都是血。他還是提着人在擲……哦，提起馬在擲。他把劍都放下了，一雙手在擲啦，一雙手……他們只剩下得幾個人了。哦哈，黑盔甲絆倒了幾個……地下的傷者在斫他們的腳，他們在地上和斫啦……哦哈，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只剩下他一個了！他還在提着他周圍的死人死馬在擲。一片都是受傷啦……敵人圍着他就像在看戲法一樣，誰都不敢動。他一臉多是血，一臉都是血……他不再擲了。他的身邊只有幾個黑盔甲的尸首，假伏着一個敵人的屍首也沒有。他現在拾起一把劍來了……哦，你注意聽，他像在說話，他指着一個敵人像在說話……」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腳下也受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在敵人中的一位和

他一樣魁梧的綠盔甲的人。他指着他叫寶，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萬戶侯。你從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首級送給你吧。

……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地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鍾離昧早已經硬着頸子在吞眼淚，亭長依然還在馬上。

——「阿哈，」亭長最後叫着，「項王刎了喉在一羣黑盔甲的尸首裏面倒了。」

亭長的臉上也懸着了悽愴的眼淚，他不再看了，從馬上下來，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搖着。岸上的漢兵們看見項王死了，都爭先恐後地去搶項王的頭首。他們自相踐踏地又踏死了幾十個人。最後是把二十六架黑盔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搶着一片肢體的，就像搶得了一片殘骨的餓狗一樣，各各回頭跑；想去爭奪那一片肢體的人便簇擁着一團跑去。轉瞬之間幾百人分成了幾十團，通通跑乾淨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籍着一片的劍和戟，人和馬的死尸。

亭長仍然在搖着船，但不是搖過江去，而是搖回了岸來。

鍾離昧發生了驚異。

亭長把船搖搖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鍾離昧並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來歷。

——「鍾離昧將軍，我現在對你說出真話吧。」亭長鎮靜地說着：「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亭長，我只是這兒的一位讀書人。不過亭長已經跑了，我就算是亭長，也可以的。我今天本來是沒有懷好意的……」

鍾離昧愈見驚愕了，把劍按着。

——「但你也不要誤會。」亭長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漢王的好細。你要曉得，現今的老百姓，尤其我們讀書人，對於項王，那一位還懷着有好意呢？是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我們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統制，所以能夠順從民意的項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來幫助他，擁戴他，所以不兩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這是誰的力量呢？……在你或者還以為是項王，這位蓋世的英雄的力量吧？英雄僅是一個人的時候，他的末路是怎樣，今天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的……項王就是因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個幻覺，他自己以為是他一個人的拔山蓋世的力量，把秦人殲滅了的。秦人的暴政顛覆了之後，他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咸陽之後，把秦人的宮室典籍通同燒光，並連燒了好些民房，又搶了好些財寶，婦女出關，道不比秦、始皇的燒書更厲害嗎？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那還可說是坑的秦兵以

防後患，但他後來對着官軍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齊的城郭宮室燒了，把田榮的降卒通同坑了，又俘虜了老弱男女，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這所加害的不是我們老百姓嗎？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厲害嗎？秦人亡後這幾年的戰亂，都是他引起來的，他因為自己想做霸王，把楚義帝殺了，對於漢王加以監視，親信秦人的降將，嫉妬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敵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要和自己的權勢有點抵觸，明天便視為敵人。老百姓這兩年來的苦難，是該什麼人負責的？……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老百姓對他，就和從前對於秦始皇是一樣，你要曉得，天下的人都在反對他。我們雖不是漢王的好細，也可以說都是漢王的好細，凡是打倒他的人，我們都是願意幫助他的。我對你說出真話吧，我今天來，本是想把他誘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後和他兩個人同歸於盡，我也是死了心來的呢。我現在這樣說出真話，你就不要殺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光亭長的說到這兒，停了好一會，等待着鍾離昧的處決，但鍾離昧把頭垂着了。

——「不過呢，」他又接着說起來，「據我今天的經驗，我看項王依然是一個好人。我後來也把對於他的態度改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東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樣的短見。他的短處是在太平，而且——恕我不客氣吧——是有點「不學無術」。我聽說他在小時候，他的叔父項梁教過他讀書，他讀讀兵器便去了。沒有點學術經驗，便要想統制天下，那是一定要壞事的。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早了，以後便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他。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國，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

是做一員大將。他不該生出了野心要來做天下的統制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經平定了吧。以後他所鬧出的亂子，說來有點傷心，實在傷了我們中國的不少的元氣……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內，或者還可以復元，但學術上的損失，怕就再隔千年也不能復原吧。秦始皇燒的書是燒的天下的私書，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書也一火而焚了。秦宮三月火不滅，你是曉得的，你想，那裏面是燒了多少的書史呢……」

說話者又沉默了好一會，鍾離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頭垂着。

——鍾離昧將軍，但今天的項王對於你和這馬的態度，我真是受了感動啦。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能夠顧朋友而不顧自己，實在是很少的。想來你也曉得的吧，我們聽說漢王劉邦在逃難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兒女都要推下車去。這大約是普通人的常情。項王在這些地方却比劉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這樣心腸假使能夠推廣，他是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落的。

但他始終不悟，他偏以為是天老爺要亡他，那曉得是他自己做錯了，怎麼怪得天呢？天是不說話的。項王名下的是這個天，漢王名下的也是這個天。但是老百姓却要說話，只顧自己的權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殺的路。項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啦……」

鍾離昧這時候撐着自己的腰幹，好容易跪下去了。

——「項王項王」鍾離昧向着天，流着眼淚叫着：「是我們誤了你，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武

人誤了你。我們誤了天下的人，我們誤了中國，中國的元氣在千百年後都不能復元，這不是大大的罪惡嗎？我們是比秦始皇還要該死。項王，你請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間的寶劍拔出了鞘來，但是坐在旁邊的亭長却把他手挽着了。

——「鍾離昧將軍，你不要也尋短見。」亭長勸着他，「一個人最怕是不覺悟，覺悟了是有辦法補救的。鍾離昧將軍，你聽我說，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們做人的標準却只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現在要自殺，已經做到了拋棄自己的工夫，但於是沒有益處的。一個人要善於利用這個自己，要使爲這個自己受益的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但應該把死作爲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們隨時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着利人救世的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嗎？……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所以把船搖回來了，是想把你引到我家裏去養傷，養好之後好讓你再去盡你做人的責任。現今天下的人還在水火裏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們現在正是需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濟人救世爲懷的武人的。你的責任還很重大，不應該做這樣無責任的事……你聽我說罷，項王最後的不覺悟，我看也就在這一點。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爲的他那一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覆轍吧……」

鍾離昧被「亭長」挽着的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氣，但頭依然深深地垂着。

亭長到這時候把他的手中的劍取了來，替他插進了鞘裏，接着又說：「我們回去吧，漢兵已經去得很遠了。」

他說着便離開了鍾離，先把馬拉上了岸去，在觀戰時一直囉哩的馬，大約因為外在的刺激消滅了，此刻也鎮靜了下來。回頭鍾離也被擄上了岸，費了沒大的力氣被扶上了馬背。

一個無名無姓的讀書人領導着一位騎在馬上的受了傷的戰士，替他荷着長矛，拿着盾牌，從血泊着的死屍中踏過，登上了他們的做人的路上去了。

太陽還未向午，除剛才的戰地有尸骸狼籍之外，岸上的景色和戰前無殊。

白色的積雪依然含着驕矜的意氣在反抗着愈加溫暖了的陽光。

滔滔蕩蕩的長江，依然在沈毅的聲浪中吐着他的赤誠的勸告：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通溶化到我這裏來。你們懷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够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的驕矜的意氣，只剛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亭長所遺留下的小船，就像在長江擊拍，應着波聲無心地在那兒蕩漾。

（作者附白）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是「重瞳子」，大約就是現今所說的「對眼子」的意思，作者是作這樣的解釋。又「項羽長八尺餘，漢時一尺約合今八寸，故文中稱爲「七尺長」。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作

• 選自賈文 •

葉羅提之墓

葉羅提七歲的時候還在家塾裏讀書。

有一天他往後園裏來，看見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

嫂嫂的手就像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像粉紅的玫瑰，嫂嫂的無名指上帶着一個金色的戒指。

竹筍已經伸高了，籜葉落在地上，被輕暖的春風吹弄作響。

嫂嫂很有幾分慵倦的樣子——到底是在思索什麼呢？

他起了一個奇怪的慾望，他很想去捫觸他嫂嫂的手，但又不敢去捫她。

他的心機就好像被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乳色的空中搖盪。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掃墓的時候。

葉羅提的母親和嫂嫂們因為腳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嶇上行步是很艱難的。他因為要親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過溪過澗，便挨次地去牽引她們。

牽到她的手上的時候，他要加緊地握着她，加緊地。他小小的拇指握在她右手的柔軟的掌中。

——嫂嫂，你當心些呀。

——多謝你呀，弟弟。

（啊，崎嶇的山路可惜還嫌少了呀！）

這樣的幸福在葉羅提十三歲以後便失去了，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進了省城的中學。

（感謝上帝呀，嫂嫂已經生了兒子了。）

年暑假回家從嫂嫂手中接抱她的兒子，他的手背總愛擦着她的手心。

那一種刺那的如像電氣一樣的溫柔的感觸！

——嫂嫂，孩子又洒了尿了。

——哦呀，又打濕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揩拭的時候，他故意要表示謙遜，緊握着她的手和她爭執，葉羅提讀了不少的小說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裏閑談的時候，嫂嫂要叫他說書。

他起初說些「伊索寓言」說些「天方夜譚」漸漸地漸漸地說到「荊崗小傳」說到「茶花女遺事」說到「撒喀遜劫後英雄略」了。

說到愛情濃蜜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針指的時候，他又看見嫂嫂的抵針。

——嫂嫂，你的抵釘真是發亮呢。

——我當心地用了好幾年，眼睛都穿了許多了。

——嫂嫂，你肯把這個抵針給我麼？

——你真癡，男子家要抵針來做甚麼呢？

——你給我罷，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會又把頭埋下去了。

——好，我便給你，但你要還我一個新的。

——我遠遠聽着你的腳步的聲音，便曉得你來了。我的心子便要跳躍得不能忍耐。」

「你的聲音怎那麼中聽呢？我再也形容不出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樣的。」

「從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現在漸漸軟起來了，我聽見人家在說不貞的女子的話，我的耳朵便要發燒了。」

「我怕睡了談夢話喚出了你的名字來。」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年呀！」

.....

葉羅提從他嫂嫂的口中漸漸地漸漸地聽出了這些話來了。

十年後的春天，同是在後園裏的竹林下面。

嫂嫂懷着第三次的身孕，葉羅提也從中學畢了業了。

十五夜滿月高朗地照着他們。

——我希望這回小孩子能夠像你呢。

——怎麼會像得起來呢？

——古人說：心裏想着什麼，生的孩子他要像甚麼的。

——真果像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別人的心總愛猜疑到那些上去……你今晚上怎麼總不愛說話呢？你要走了，你還有甚麼話對我說的麼？

——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你假如是首的時候，我只想……

——你想甚麼呢？

——我想你把你的右手給我……

——給你做甚麼？

——給我……親吻。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麼？連這一點也不肯麼……

——兩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定要走的麼？

——不得不走了。

——怎麼呢？

——考期已經近了。

——啊，還要進什麼大學呢？

——不是願意進，是受着逼迫呀？

——受着甚麼人逼迫？

——世間上的一切都好，像在逼迫着我，我自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像遭了飢荒的一樣。

——你去了也好，不過……唉，我們……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兩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像要想說甚麼話，但又停止着沒有說出口來。

——你要想說什麼？怎麼想說又不說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說了，臉色在月光之下暈紅起來，紅到了耳畔了。

——她徐徐地把右手伸給葉羅提。

葉羅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吻吸起來。嫂嫂立刻把左手緊攏着他的右肩，把頭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緊閉着的，他也是緊閉着的，他們都在戰慄。在感着熱的交流，在暖蒸蒸地

發些微汗，在發出無可奈何的喘息的聲音……

如此十五分鐘過後，嫂嫂扶着葉羅提起來，緊緊擁抱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道：
——啊啊，我比從前更愛你了。

葉羅提被猛烈的咳嗽咯醒轉來的時候，抵針已經不在他的口裏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信裏說，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產褥中死了！死的臨時還在思念着他，譚語中竟說他回到了家裏。

他讀完了信，索性去買了一瓶白蘭地回來，一面喝，一面眼淚潸潸地把他嫂嫂的抵針在燈下玩弄他時而把眼睛閉着，淚珠便一點一滴地排落在他的酒杯裏。

他把一瓶酒喝得快完的時候，索性把抵針丟在口中，倒在床上去睡了……

看護婦把手伸去替他省脈，意識昏迷的他却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看護婦又把手伸去插體溫計在他的右脇窩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謝你啊，嫂嫂。

他病不兩天，終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牽引去了。

醫生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急性肺炎」，但沒有行屍體解剖，誰也不會知道他的真正的死因。

· 還自塔 ·

孟夫子出妻

作者白，這篇東西是從荀子解感篇的「孟子惡敗而出妻」的一句話敷衍出來的。敗是敗，懷身體的敗，不是妻有敗德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辯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為這件事一向為後世的儒者所淹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覺得是尤可同情的。這樣無名無姓的做了犧牲的一位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園子裏養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頭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為「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說「老熊吊頸，鸚公司晨」，意譯出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中包裹着的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涼涼涼的一夜氣，一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飯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怕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伊和那夏天的清晨一樣，豐滿而新鮮。伊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伊打着赤足，捧着一個食案，走到臨着園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伊，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腳也被拖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用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面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的照片畫片的人，請把來

提醒在眼前，便可以彷彿得孟夫子和孟夫人的生活情景。

孟夫人在這時候又從廚裏捧了一個小小的飯瓶來。

孟夫子雖然是窮人，但他是儒者，是很講禮節的——這樣的表現耳未免太硬，實則古人的所謂講禮節就是現今人所說的「玩點官派」說得更摩登一些時，便是封建的，頑固的風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讓和顏悅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邊替他裝飯。孟夫人不用說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廚房裏，而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飯時也不能用親手授受，要用木盤來作中介，遞木盤時也要埋着頭雙手捧出去。

就在那樣的情景中孟夫子吃飯。因為他喜歡淡泊，也喜歡吃魚，吃得倒也簡單，是一杯魚羹，一碟薑片，一盤涼拌的綠豆芽。這都是孟夫人所經心做出的潔白瀟灑的菜，然而菜雖瀟灑，而孟夫子却吃得異常矜持，他的視線只筆直地由飯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飯碗，把跪在旁邊的夫人竟連在眼角上也都不掛下。

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夫子是那樣的頑冥，那樣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嗎？是孟夫人有了什麼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這理由在於持着的孟夫子和怡悅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為昨晚上的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夫子愛撫我們的孟夫人不是就給喫甜瓜的一樣，連漿液的一滴都要愛惜的嗎？然而，就因為有昨宵的愛撫，故爾有目前的矜持。事實本是這樣矛盾着的。

原來孟夫子立志要爲聖賢，他的入手的大方針便是要求「不動心」，要求「存夜氣」，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別是在夜間，他的心卻不能夠不動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滿着燥氣，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來苛責他，於是便有這矜持的脾氣發作起來，他盡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顯得天眞，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數等，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敗。尤其使他難於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遵守禮節跪在他的旁邊，使他的眼睛一點也不敢正視。然而不正視也不濟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其實是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從葛衫下鼓出的一對隆起的乳頭，那把他的祕密什麼都看透了的一雙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軟，那氣息，那流線……他就給受了千重的束縛一樣，一點也動顛不得。

——啊啊，惡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爾的弟子啦！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心裏這樣反覆着叫。當他快要將第一碗飯吃完的時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托盤遞過去，要接他的飯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乾燥的喉嚨說：「請爾下廚房裏面去，盛飯讓我自己盛！」

孟夫人早就覺悟着他是有這一着的，和順地向他行了個禮，把飯碗移近他身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子的發作却沒有因此而被解消；因爲伊所留下的氳氣在伊走了之後，却專門在他的腹覺上，作那起來。無論碗裏，飯飯，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拿着的竹筷，一切都有他夫人的氣味。

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點令人發痒的氣味。孟夫子急得漲紅起了面孔，來把碗筷一擲，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掛着的孔子像叩起了頭來。

「孔夫子喲，孔夫子爾提掣我，提掣我，我一定要做爾的弟子。我知道爾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我是孔門的嫡傳，這一層我無論怎樣要學到。爾請保佑我，給我以力量，使我今天就得和我的夫人斷絕關係，使我得以成爲聖人之徒。」

他發出了哭聲來在那裏禱告着。他的夫人在聽見他擲碗筷的時候，吃驚着連忙跑來着他，不料跑到鄰室來，却聽見了他的這番禱告。伊躊躇了一下，但終於決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還伏在聖像前的席上，沒有抬起頭來。

「先生，爾怎麼了？」孟夫人跪在剛才跪過的東西，躊躇了一下，這樣問了一聲。

「孟子到這時才突然吃了一驚地把頭抬了起來，眼圈子有點微紅。」我叫爾到廚房裏去，怎的又轉來了？」他返問着。

「我沒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轉來，很是失禮，但是，先生，爾請饒恕我，我轉來的時候聽見先生又在禱告。」

孟夫子沒有說話。

「前回先生生氣的時候，我不是向先生說過，請先生把我當成先生的弟子或僕人，讓我在先生

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許可了我嗎？」

孟子隔了好一晌，回答不出來。

「先生，爾不要把我看成爾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這是辦不到的嗎……先生的周圍沒有我，我恐怕先生是會不方便的……先生，爾真的把我當成弟子或僕人啦……」

孟子長太息了一番，自語一般地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這是孟子所愛說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沉默着又把頭埋下去了。聰明的孟夫人是理會了他的意思的，曉得他這時是把魚來比女色，把熊掌來比聖賢，二者不可兼得，他是想舍老婆而取聖賢的。

孟夫人到這時候，覺得孟子委實可憐了起來，伊向他動了一番母性愛，覺得這個聖賢非由伊產生出來不可，伊是決了心要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爾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順從爾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離開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後做女工也可以過活，萬望先生務必成爲聖賢。」

孟夫子把頭垂着沒有說話。

「先生，爾請繼續用飯啦。」

孟夫子依然沒有作聲，只是把頭搖了一搖。

「那嗎，我好搬下去。」

夫人說了，行了一次禮，把飯也加在食案上，一並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頭埋着，但他這時候的矜持已經老早地鬆懈了。在他的夫人的行動中看出了他的已經死去了的母親，他自己覺得慚愧起來，他覺得慚愧，便感着了一個不小的恐慌——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鹽柴米的經理該什麼人來承辦，他到這時候才覺悟到了一個極淺顯的真理，一個人要成爲聖賢，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別的人作着些低賤的勞動來殿底的。

他低回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是決了心走到廚房去，要向他的夫人轉環。

但待他走到廚房時，看見廚房收拾很乾淨，而他的夫人卻不見了。他的恐慌愈見增加了起來，「伊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嗎？」他在心裏驚疑着，把壁上掛着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廚的圍腰取了下來，捧到鼻端去，盡力地聞，感受着怎麼也說不出的一種憧憬。

正當他陷沒在那種憧憬的時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廚房來了，伊看見孟夫人在捧着他的圍腰，伊連忙的說：

「先生，爾用着親自下灶啦。我剛才打背道向萬章先生家裏去來，我拜託了他家裏人，以後每天關照先生的衣食，他們立刻便要來看先生的。」

可憐的孟子就像一個乖覺的小孩子做錯了事向母親求饒的一樣，他把圍腰拋開，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師母，爾不去，好麼？我剛才的話是不足數的。」他兩手抓了伊的兩手。

這夫人趕快把他攙扶了起來，伊那雙黑黝石般的眼眶，加下了一番潤澤的光明。

「不，我多謝孔先生是天下的師表，不是我一人所能私有的。我留在這兒，於先生沒有好處，我走於先生有好處，只要於先生有好處，就是向火裏去，我也要去。」

孟子在這樣很尋常的話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啓示。他平常口口聲聲地在講仁說義，誰知道他的夫人並不立言說，已經在實踐躬行。他頓時感覺到他的夫人的好處。孔夫子能夠周遊天下，去宣傳他的教義，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賜罷。假使孔夫人不讓他說出就出，他豈不是會有家庭之累。

是的，不言而喻，實踐實踐，我與其去遠師孔子，我應該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萬章來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廚房來，但他此時的心中已經醞釀着了率領着萬章們到齊梁諸國去宣傳教義的計畫。

(一九三五·八·六)·選自質文·

飄流三部曲

一 歧路

一種憤懣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

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柄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說止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奔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臉，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瓦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的血洪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濺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我呢。他這麼自言了一聲，他的眼淚洶湧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末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舉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為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

苦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發硬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謔說沒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紅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富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惱，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著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餬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著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個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為甚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春六醫，瘰癧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弄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鯽如蟻的一些吮癩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個有甚麼少我一個又有甚麼！

——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

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教我這樣欺大滅理地去弄錢，我寧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的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刺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斷，有鎗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裏糝……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要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到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究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待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

爲買船票及掛號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部

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露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那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遠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買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够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輪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就攔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

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那二、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君照順」，我還是不能去。——「懺悔」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接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船橫在昏茫的黃浦江，尾艦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靜，除有些束手待宰的脚夫外，還不見乘客的蹤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槍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船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絨衣裳，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情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顯惜炭費。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他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這雙手

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二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Zhour 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輪來看望。

T 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催 T 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輪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攔，

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鐘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替累，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永遠的女性啊……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T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輪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得兒子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T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興沖沖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Ava Maria！Ava Maria……永遠的女性

……Practice……「漂亮」……他直到走上了電車，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教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年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遑遑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十年來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醫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時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慚愧！真是慚愧！我比得甚麼 D. H. Lawrence——我比得甚麼 D. H. Lawrence——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啊！我是……他這麼想着，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極大的重担。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衛的微石了。他的腦筋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現在，他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他的價值呢！一知半解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這有甚麼！這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真愧死！我真愧死！我還無廉無恥地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

去了，啊啊，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面呢？醜！醜！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barbarian sod.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self,

Are now no more than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什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

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往了。而他自已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波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揪攔嗎？他想到這兒，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兒回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薄弱的小人……

一種憤懣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他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像埋沒在坟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來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走着，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會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着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來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回，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煦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他又驕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避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瑟瑟地從樹枝墮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鳴爲其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飄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清貧的團圓，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他的眼淚如像噴泉一樣，忽然不著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

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都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們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只怕受累，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候嗎？啊！太 Sentimental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地過活了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浦了，我回去，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抱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纏繞到東洋，如何自暴自棄，如何得和他的女人發生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娘姨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但把房門推開，空洞的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噤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處靜立着。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在一張靠書檯的藤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他把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

一個兩腳都沒有了的洋困。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有限的珍惜情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低下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困和書報來收斂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蘸着筆在紙端寫下了一「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他的腦筋一時又混亂起來，他把挾着筆的手來，攥着右髮，側着頭，冥想了一會，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會睡覺的腦筋，為種種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筋，就好像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閃不出一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鄰舍人的脚步声，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怕已經過了黃昏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昏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甚麼意外。他一面默結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今天我的腦筋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碇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恆瓶的幼婦，黃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Buntine，棉布衣裳，潔光，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二 煉獄

愛牟自從和他的夫人別離了後，半月以來時常和孤寂作戰。但他作戰一次，失敗一次，就好像不請水性的人，船破落水，在白齒巉巖的波上，愈見下沉，愈想奮發，愈見下沉，結局是只有沉沒在悲哀的絕底了。他的寓所本是一樓一底的民房，自從他夫人去後，一切陳設都是使他傷感。他在當晚便去邀了幾位朋友來，一同住在前樓，把全家的佈置都完全改革了。但是，改不了的，終是他自己的身心。他隔不幾時又深悔何不保持着原有的位置，索性沉沒在悲哀的深淵，終日受淚泉的澆盪。他對着朋友們時，時常故意放大聲音講話，放大聲音發笑。但在話未落腳，笑猶未了時，他又長嘆了起來。這種強為歡笑的態度，於他實在是太不自然，並且是太為苛苦。他和朋友們同住沒有兩天，便又一人搬到後樓的一間斗室裏去了。

這間斗室裏除一床一桌而外，只有四面牆壁。他一人整居在這裏，時而飄吟，時而倒在床上長伸兩腳一睡，覺得太無聊時也起來執執筆，想寫東西，但是總寫不出甚麼條理。他不知道幾時早把他夫人留下的一件棉衣從箱櫥裏取了出來，放在床上，他睡的時候，總要把棉衣抱着，視吻一回。然後再把他貼身蓋着。他的夫人有和女友們合照的一張相片，他把她剪了下來，花了兩角錢，買了一個相框，把來裱飾起來。他倚案時，相框是擺在桌上，睡時，又移在床頭，偶爾一出門，也把來揣在懷裏。

——「唉！唉！你怎麼不同我講話？你現刻在做甚麼？兒子們又在做甚麼？」他時常對着相匣說話，他的兩眼總是溼潤潤的。

無論你是反抗或者是帖服，悲哀的分量總是不會減殺。他到近來索性自暴自棄起來了。時而賭氣使酒時而拚命吸煙，朋友們問他何故如此，他說這便是自殺。但是等他酩酊過後，酒煙的餘毒良心的苛責，又來壓逼着他。他時時向着相匣請罪，屢說不再吸了，不再喝了。嚴烈的發誓已經發過了多少回，但他依然敵不過「悲哀」的驅逐。朋友們都很替他擔心，有的勸戒他說：蓄意沉浸於悲哀，是升德的所不許的；有的說他是有家室的人，不能如法蘭西士湯姆孫一樣在樓閣中拚一個餓死。這些親切的友誼，他也很能懷着謝意去接受。但他總是不能自拔。

——長此沒完沒了，實在是不成事體。妻兒們的生活費還全無着落呢。我索性離開這家屋子，或者索性離開上海罷。他在一到中午和着衣裳晝寢的時候，他的心裏正在這樣作想。後門的門鈴響了。同住的尼特君替他拿了一捲郵便上來。他滿以為是他夫人給他的信，但他接着看時，却是從無錫寄來的。他拆開一看，除去一些原稿之外，還有一張信牘，他便先拿來讀了。信裏說梅園的梅花盛開，太湖上的風光已隨陽春蘇轉，希望他和芳塢諸人同去遊玩，也可以消除他們的愁煩。

——「啊啊，這是和悲哀決鬥的武器了，我索性暫時離開上海罷！」

他決絕地跳起床來，拿着信走到前樓來向芳塢說道：

——無錫的嘉華和黃瘦邀我們去遊太湖，你願意去嗎？我們禮拜去罷。

——唔，禮拜去，禮拜定去。芳塢回答了他，他又轉向尼特：

——尼特也去罷。

——去，你先寫一封快信去就行了。

他得了他們的贊成，隨即寫一封快信，約定後日乘早車到無錫。

第二天是禮拜六，他整居在家裏仍和平常一樣。晚上有人招飲，他也勉強出席了。席中有人問及他的夫人和兒子的，他觸到傷感處，不禁又痛飲起來，一席的人他都和他們對酒，飲到席罷，他已經難以支持，東抱一人接吻一回，西抱一人接吻一回，同席的人他幾乎都接吻過了。他的腦筋還有幾分清晰，他一面狂態百出一面也在自己哀嘲：「看你這個無聊人究竟要鬧到怎樣！你在這兒享樂嗎？你的妻子還在海外受苦呢……」酒的烈饑煎熬他，分裂了的自我又在內心中作戰，他終竟支持不住，在友人的家裏竟至大吐了一場。芳塢把他送回家，他坐在人力車上，一路只是懺悔，從衣袋中取出他夫人的相匣來，冰在自己的額上。

剛回家，他一倒在床上，便抱着他夫人的棉衣深深地睡去了。

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早亮了。心尖不住地在跳，前腦沉重得非常而且隱隱作痛，他口渴得甚麼似的，幾次想起床尋茶水喝，但都沒有勇氣。最後他終竟忍耐不住，推開棉被抬起半身來時，他剛看見

桌上放着的茶壺和茶杯，原來芳塢在他睡時已經給他預備好了。啊友情的甘露！他接連呷了幾杯。一股清涼的滋味一直透到他的心底。他想趁勢起床，但頭腦總是沉重得不堪，他又依然倒下去睡覺。

——愛牟，怎麼樣了？還不起來。芳塢走進房來催他。

他說：不行，我頭痛，你和尼特一人去罷。我今天不能去了。

——起來呀，趕快，你起來，便會好的。已經七點鐘，趕七點三十分的車還來得及。

芳塢說着便下樓去了。他在床上還遲疑了一會，結局還是坐了起來。不去覺得對不住朋友，便留在家中。也還是一樣受苦，他便決定起了床。但是，頭總是昏騰騰地作痛，走起路來總覺得有點搖搖的。意思。

七點三十分的車他們也趕不及了，便又改乘九點半鐘的快車。上車的時候，三等車的人已經坐滿，芳塢和尼特只在車外站着。愛牟一人却去揀得了一個座位來坐了。他只呆呆地坐着，鄰近的人都向他投視一瞥，奇怪的眼光。他心裏時常起着不平的抗意。車出上海以後，窗外一片荒涼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陽光裏，他覺得這種風光就和他自己的心境一樣。

車到蘇州時，下車的人很多，芳塢和尼特纔得走進車來。

——愛牟，你怎麼樣了？腦子不痛了嗎？芳塢一進車來便關心着愛牟。

——已經全不痛了，究竟還是來的好。假使鬢居在家中，包管有兩三天是不會舒服的。

談不兩句話，愛車又沉默着了。他看見尼特坐在車隅看書，芳塢貪看着車外的景物，心裏很羨慕他們的自由，只他自己是在重重絲繭中牢束的蠶蛹。灰色的蘇州古城漸漸移到車後去了，愛車隨着車輪的聲音低低地顛吟了起來，聲音高的時候，聽得的是「……吳山點點愁……恨到歸時方始休……」的幾句。

無錫的惠山遠從荒茫中迎接前來，錫山上未完成的白塔依然還是四年前的光景。四年前愛車本在惠山下住過，他因為生活的不安，在那年的四月，向學堂告了半年的休假，離別了他的妻子，從日本跑回了上海。上海的煩囂不宜於他著述的生涯，他就好像灼熱的砂漠上折了翅膀的一隻小鳥，他心中焦灼得甚麼似的。一直到七月，因友人盛稱惠山的風光，並因鄉下生活的簡易，他便決計遷來。起初原擬在山下靜靜地譯述一兩部著作，但是惠山的童裸，山下村落的穢雜，蚊蚋的猖狂，竟使他大失所望。他住不兩天，接到從上海轉來的他夫人的來信，說是因為房金欠了兩月，房主人迫着他們遷徙了。他拿着信，札一個人走上頭茅峯去，對着曉霧濛濛的旭日，思念着他寄留在東海島上的可憐的妻兒，他的眼淚淌流在面上，知道他的苦痛的怕只有頭茅峯上的石頭。他那時終竟不能安定，便在當日他又匆匆折返了上海。

頭茅峯上的石頭已漸漸可以辨別了，新愁舊恨一時湧上心頭，愛車苦到不能忍耐了，啊，我爲甚麼到這裏來我是來尋樂的嗎？現在是該我尋樂的時候嗎？這兒是可以尋樂的地點嗎？我爲甚麼到

這裏來我想做的長篇不是還全未着手嗎？我這糊塗蟲……他一面悔恨着，但不容情的火車已把他拖到了無錫車站了。芳塢和尼特促着他下了車，他在月台上走着，打算就改乘同時到站的下行車，折回上海，遲遲疑疑地走到出口處時，嘉華和蒼瘦兩人又早捉住了他的兩手了。

嘉華和蒼瘦兩人在車站上已經等了他們半天了，另外聽說還有一位朋友想私下見他們一面的，也同在車站上等着，他爲友人們的濃情所感動，他的元氣漸漸甦活了轉來。啊，真醜！真醜！我簡直是沒有骨頭！他們握着手一直走到繁華的市中，在一家飯館裏用了中飯，便同路繞道惠山，再往太湖出發。

蒙蒙的惠山，淺淺的惠山，好像睡着了幾條獅子一樣的惠山，一直把他們招引到了腳底。他們走過了迷河了，千四百年前隋煬帝的二百里錦帆空遺下一江昏水，啊，榮華到了帝王的絕頂，又有甚麼？只可惜這昏昏的江水中還吞沒了許多藝術家的心血呢……你錫山上的白塔，你永遠不能全成的白塔，你就那樣也儘有殘缺的美點，你也莫用恐人的棄置了……叢雜的祠堂和生人在山下爭隙，這兒只合是死人的住所，但是在這茫茫天地之間，古今來又真有幾個生人存在呢……永流不涸的惠泉，你是哀憐人世的清淚，你是哀憐宇宙的清淚，我的影子落在你的眼中，我願常在這樣的淚泉裏浸洗……

空氣是很清新灼，在冷冷灼感觸中已經含有幾分溫意。走向太湖的路上沿途多栽桑木，農人已

在駕伐枝條，預備替綠女紅男養織出游春的資料。迎面成羣的學子欣欣歸來，梅影湖光雖還存留在他們健康的頰上，但在他們匆匆的步武聲中已在預告着明朝的課堂鈴響了。只有幽閑肥大的水牛，間或有一二隻放在空蕪的草地上，帶着個形而上學家的面孔，好像在嘲笑人生忙碌的光景。路雖曠遠，但因小石面就舉竟崎嶇不平，愛車右腳上的皮鞋，因在腳底正中早已穿破了一個窟窿，他走起路來總覺腳心有些兒微痛。他跛蹇着跟在同人的後頭，行路是很緩慢的。他們約莫走了一個鐘頭的光景，將近要到茶巷了。瘦蒼君止着腳，叫嘉華引他們到東大池去，他到茶巷去尋人力車來再往太湖。

——東大池有甚麼勝地嗎？愛車忍不着向嘉華發問了。

——這裏有一家別邸是我們去年替你找就的，去年我們幾次寫信給你，叫你來你總不來，現刻還空着在呢。我們現在去看一看罷，你看了定會悅意。

去年愛車回國的時候，本打算不住在上海，想在隣近鄉下卜居，以便從事着寫作並略略些江南風味。嘉華們聽了，便邀他往無錫，但是無錫他是到過的地方，三年前失望的經驗使他生了戒心，所以他終竟不曾決意。荏苒將近一年，無錫他不曾來，別處他也不曾遷去，盤居在上海市中使他從前的計劃歸了泡影，連他自己的妻兒也不能不折回日本去了，這是他失敗史的一頁，從此不能扯去的一頁。瘦蒼走向茶巷去了，四人改途向北折入田地中的一道支路上去。路向直趨山麓，走不多遠有小學校舍一間，校門都是嚴閉着的。轉過校舍後現出一面溶溶的大池，池水碧綠而不能見底。池形如像

倒打一個問號一樣在激尾的一點處，一座大理石的洋亭，是兩套兩進的結構，亭下有石檻臨池，左右有月橋，下通溪水。池之彼岸有松木成林，木雖不古而幽雅成趣。三面環山，左右形如環抱，愛牟和芳塢尼特都驚異了起來。

——啊，有這樣好的地方！

——有這樣好的地方！

——這簡直是物外桃園了！

冷靜的嘉華引着他們只娓娓地細說：這兒聽說是前年纔開闢的。只有一個老人留守。我們在此地住了五年，一直到了去年我們纔在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所在。同學大都不曉得，有的只說是荒涼了一點，但我們來看時全無荒涼的感覺。我們滿意以爲你們會來，把交涉都辦好了，只要你們一回信，便請校長作函介紹一下，立地便可以移住的。留守的老人也非常歡喜，他以爲可以破他的岑寂了。

沿着池東一直走過月橋，他走到別墅的區域，沿途有新植的梅花已經開放。愛牟一路吮吸着梅花的清芬，一路靜聆着泉流的幽韻，他的一心好像起了幾分出塵的逸想，而他的一心又湧上了無窮的懷喪。去年爲甚麼要辜負朋友的盛意終竟不肯來呢？我真自作孽自受……石亭後是一面草場，草場盡處便是一列三間的住宅。住宅的形狀頗類廟宇，屋淺無樓，結構本不甚美好，然而四方的風物也儘足補牠的缺陷了。住宅右手還有一帶翼房，留守的老人正在門前織履。

石亭擁立在假山石上，底層前爲空閣，後爲石窟。上層前爲平台，後爲亭室，平台三面均有石欄，正中有圓形石案，有石棧環繞，登台一望，全池景色盡在眼中。風聲鳥聲，松聲澗聲，巖靜之中，時流天籟。坐在這台上，負暄，坐在這台上賞月，坐在這台上讀書，坐在這台上作文，坐在這台上和愛人暖語，坐在這台上和幼子嬉戲……這是多麼可樂的情事！每當風清月朗之夜，潛友來游，粗茶代酒，洞簫一聲，吹破大千的靜祕，每由晝備午倦之時，解脫衣履，沐浴清池，翡翠雙飛，重現樂園的歡慰，或則大雨傾盆，環山飛瀑，赤足而走，太嘯呼風，或則濃雲滿庭，天地曠素，呼妻與子同做雪人，啊，這是多麼理想的境地！
——但是，唉，但是在愛車現在是不能辦到的了。他坐在平台的石欄上，只自深深懺悔：啊，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囚人，我的妻兒們都是被我犧牲了！

嘉華勸他們今年再來，芳塢和尼特都主張立刻搬來。輪流居住，只是愛車的心中填滿了一腔的悔恨，他不願意再和幸福相隣，他只願在煉獄中多增他的苦痛。苦痛是良心的調劑，苦痛是愛情的代價，苦痛是他現在所應享的幸福了。他贊成芳塢和尼特遷到此地來，而他終願獨留上海。

天色已漸漸移入晚景了，四人辭別了亭台，從池之西畔步去，遠遠望見瘦蒼已到池之彼端來迎接他們了。他們匆匆轉到舊路，改乘人力車先到太湖，過梅園時尙有多人出國，及抵湖畔時，游人已絕跡了。

太湖的風光使愛車回憶起博多灣上的海景，渡過龍巖岬後他步到岬前的岩石下竟掬了一握。

水來嘗嘗牠的滋味，但是，只是淡的。——多得些情人來流些眼淚罷，把這太湖的湖水變鹹，把這太湖的湖水變成淚海啊，范蠡啊，西施啊，你們是太幸福了，你們是度過煉獄生活來的，你們是受過痛苦來的，但這太湖的湖上只有你們的笑紋，太湖的湖中沒有你們的淚滴呢，湖山上的強盜——果其是有時，我想在此地來做個嘍囉。

太陽快要墜落了，湖上的七十二峯，時而深藍，時而嫩紫，時而籠在模糊的白霧裏。西天半壁的金光使湖水變成橙黃，無人的蘆葦岸上已瀰滿着蒼茫的情調。他們被船夫催促，只得又渡回岸來。走到梅園的時候，長庚星已經琳瑯瑯地高懸在中天了。

——這樣的梅花有甚麼探賞的必要，梅花開在園子裏頭，就好像清潔的處女賣給妓院了的一樣。

愛非在暗淡的梅花樹下只低頭看望星星，旁邊嘉華說道：

——啊啊，大犬星已經出現了。大犬星下正南的一顆大星是甚麼？

——那怕是南極老人罷。

愛非這樣答應着嘉華，但他却遠遠看見一對男女立在昏茫的曠野裏。女的手持着洋燭，用手幕着西北風，免得把燭吹熄。手指被燈光照射，好像一條條的鮮紅的珊瑚，男的按着圖譜，正在尋索星名。只聽女的問道：

——那北斗星下鮮紅的一顆大星是甚麼？
男的把頭舉起來，看了一會又找尋圖譜：「唔，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凸起的一顆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燃到了那個樣子，少女總是淡淡的。

——你在說的甚麼？女人的聲音帶些笑意了。只見男的把她手中的燭光吹熄，兩人在天星之下擁抱着了，緊緊的接吻着……

——愛車！我們走罷，明天還要到蘇州去呢！芳塢和尼特瘦蒼兩人在園中各處遊了一回，走來呼喚愛車，愛車纔從他的幻覺中回到自己來，他所看見的，只是四年前的他和他的夫人。

——啊，走罷，嘉華，我們走罷。

五人同回無錫城外，在一家旅館中過夜。談到十二點過後，各人都倦於一日的游巡，早沉沉地睡熟了。只有愛車一人總是不能合眼，他夫人的棉衣今晚不能帶來，他夫人的相片來時也忘却了揣在衣包裹，這怕是不能睡熟的最大原因了。耿耿一夜，左思右想的仍不外是些遺憾和後悔，他有時也想到他家中的父母，有時又想到索性到廣東去從軍，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死一些人，然後被一個流彈打死。假使朝鮮人能夠革命，他又想跑去効法拜輪……一些無系統的思想，一直纏繞着他到天亮。

他決心不再往蘇州去了。十二點半鐘，和嘉華瘦蒼在車站上，鬆手告別之後，芳塢和尼特在蘇州

下了車，愛牟一人便一直坐到上海。他回到上海後，又在他的斗室之中，過着煉獄的生活了。

三 十字架

「住在上海的時候使你受了多少累贅，臨行真是又勞苦了你不少了。我們不能不暫時離開你走，我是只有眼淚。臨行的那天，天氣還好，但從正午以後海便荒暴了起來，我是真正苦了。三個孩子都吐和兒吐得頂厲害的樣子，但是第二天也就好了。我是連動也不能動，就好像死了的一樣。到長崎的時候又是大風，霧是落得非常厲害的。到福岡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便在石川家裏寄宿，」君也在那裏留宿了一夜，第二天也就走了。

在石川家裏只宿了一晚上，我們便到御虎家的樓上來了，樓居是很危險的，兩天後又要搬家。小孩太多，樓上一人是不能住的，並且又是破了的房子，真是冷得沒法，冷得沒法呢。租了一家二十塊錢一月的房子，念到孩子的分上，家後有菜園，有橘子樹，覺得也好。

在回上海以前，從我們住過的那裏樓上不是可以望見的嗎？在鄰近有一家有園子的，便是現在所說的住家了。本想先開你後再定奪，但為兒子們設想，很想早一刻移住稍為好一點的房子，所以一個人便決定了。雖是覺得太貴了一點，現刻雖還住在此地，待二三天後便想搬過去了。兩天前吃飯是在石川家裏喫的，太久了覺得對不住，從昨天起我在自己做飯吃了。

你在上海的生活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是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只是到此地來後，甚麼人的生活也免得看見。只是這一點好。孩子們都很歡喜的樣子。

我依然是寂寞，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一種深不可測的孤獨的悲哀，好像洄漩一樣旋湧起來。想寫的很多，但沒安定，隨後慢慢寫罷。

今天刮大風下大雪，冷得無言可喻。把佛兒背着，買了東西回來又煮飯，覺得很困苦。別來不過纔半個月的光景，就好像已經隔了一年的一樣。

移到這裏以來，每天天氣都不好，真是窮人。大前天天氣晴了，把三個孩子帶着上街去買東西，走過電影館的時候，孩子們說要看，便引他們進去看。領着三個孩子看電影，真是再苦沒有的事呢。回來的時候，各人吃了一碗湯麵。佛兒真個重起來了，背了半日，夜來身子痛得不能動彈了。

回家來把門關開，又起火，又煮飯，真是累人。冷寂的家中，寒冷的夜氣侵人，徹入骨髓一般地冰冷。我的心境是陷在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一種狀態裏面的。夜到深時也不能睡熟，孩子們因為倦了，都立刻睡熟了。還是只有孩子們好，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沒有不安的心事。

好像想寫的東西很多，但一寫起來，這樣也想不寫，那樣也想不寫，結局是甚麼也不能寫下去了。這是因為想起你在上海的生活的緣故。真的，我們的生活真是慘目！我們簡直是牛馬，對於過酷

地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馬，人是沒有些兒同情，沒有些兒憐憫的一樣。我們的生活簡直是一點同情一點憐憫都不能值得！周圍的人都曉得可憐，他們只在被賦與的世界裏面享着幸福過去。

像我這無力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被賦與了的東西也被剝奪了，把持着了的東西也失掉了，我以後正不知如何。在心裏留剩着的只有這麼一點，女人到了三十，無論做甚麼事情都遲了！我是只有一點遺憾。孩兒的爹爹，我對你說，人生是怎樣短促的！這雖是甚麼人都知道的事體，但是實際上浸潤在身心的很少。

我們走後，你在上海生活是怎麼樣呢？

不知道爲何，只是這樣被深不可測的悲寂惱亂着。從上海帶來的點心，也在今天吃完了。夜半不能睡的時候，一個人取出來吃。每天每天，想起來的時候便吃，也把給孩子們吃。雖是稍稍顯着在吃，但是到了今天，蜜棗也吃完了，甚麼也吃完了。

這邊百物都貴，得沒有道理。小小的鯛魚一匹也要兩毛錢，孩子們一人不把一匹給他們的時，候又不夠。佛兒是吃的牛奶和粥。

今天風很大，簡直不能外出。

隨後再寫。

愛牟夫人回日本後，將近三個禮拜了，還不會有甚麼消息轉來。起初寫信去懇求，後來漸漸生怒，

又後來漸漸疑懷以爲是生出甚麼意外了——在這樣搖曳不定的悲情之下苦惱着的愛車，在今天的早晨，突然纔接到了這麼一封長信。他急切地揭開信來展讀，比得着天來的靈感時還要急切，還要興奮的一樣，他的心尖很敏速地戰戰起來，胸腔緊張得好像要爆裂，讀一句，他的眼鼻只是漲痛一次。信是用鉛筆寫的，字跡異常草率，兒童們旁邊攪擾着的光景，可以歷歷看得。信の後半部更顯然是夜深人靜後犧牲着睡眠的時間寫的了。一面憂心着目前的兒童，一面又罵着海外的丈夫，應該歎聚的生活却不能不爲生活分離，應該樂享的愛情却不能不爲愛情受苦，做母親的心，做妻的心，一時把她引到天涯，一回又把她引到咫尺，在空闊的陋室中，在冷寂的夜氣中，一個孤獨的女人，描寫着生離的悵緒，這在不關休戚的人看來，就如像在殺人場上，看見了處決死囚，看見了別人的血肉橫飛，身首異處，倒可以感受些鑒賞悲劇的快感，但在身當其事的人，在與當事者有切膚之痛的人，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眼淚，是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的了。

——啊，他們是安抵了福岡，只這一點是可以感謝的。

愛車一面讀着，一面潛潛地謝着。讀了一遍又讀一遍，他的眼淚只如寶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和紙上舊有的淚痕，融合而爲一體。

——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不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不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與的世界女人，嗚！女人，嗚！你爲我而受

苦我的女人嘍！我們是甚麼都被人剝奪了，甚麼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麼生存的必要呢！

——不錯，人生原是短促的！我們爲空間所困，我們爲時間所困，我們還要受種種因習的、禮制、因習的道德觀念的凌辱，使我們這簡短的一生也不得享受一些兒安慰，我們簡直是連牛馬也還不如，連狗彘也還不如！同樣的，不自由，但牛馬狗彘還有悠然而遊，怡然而睡的時候，而我們是無論睡遊，無論晝夜，都是爲這深不可測的隱憂所蠱擊，都是浸沈在悲愁的大海裏。我們在這世間上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必要，有甚麼存在的必要呢！我們絞盡一些心血，到底爲的是甚麼？爲的是替大小資本家們做養料，爲的是養兒女來使他們重蹈我們的命運的舊轍！我們真是無聊，我們的血簡直是不值錢的，蔬菜甚麼叫藝術，甚麼叫文學，甚麼叫名譽，甚麼叫事業嘍！這些鍍金的套狗圈，我是甚麼都不要了，我不要丟去了我的人性，做個甚麼藝術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個人，我就當討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可以，我是要做我愛人的丈夫，我是要做我愛子的慈父，我無論別人罵我是甚麼都可以，我總要死在你們的懷裏。女人嘍，女人嘍，你爲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嘍，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永遠是你的，你所把持着的是並未失掉，你所被賦與的是並未被人剝奪呢！我不久便要跑到你那裏來，實在不能活的時候，我們把三個兒子殺死，然後緊緊抱着跳在博多灣去死了，請你不要悲哀，我是定要回來，我們的雜誌也快要一年了，我同朋友們說過，我只擔負一年的全責，還只有三四十天了，把這三四十天的有期徒刑住滿之後，無論續辦與否，我是定要回來的。我們是預備着生，還是預備着死，那時候聽

你自由探決，我是甚麼都可以。你所在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無論水也好，火也好，鐵道自殺也好，我總隨你去，我誓不再離開你一刻兒，你所住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的呀……

他自言自語地發了一陣牢騷，又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陣眼淚，他意識漸漸清晰了起來。他是在一個小小的堂屋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時候已近午後二小時了，淡淡的陽光抹過正面的崇墉照進窗來，好像是在哀憐他，又好像是在冷笑他的光景。堂屋裏除去一些書櫥桌椅之外，西壁正中釘着一張歌德的像，東壁釘着一張悲多汶的像，這兩位偉大的藝術家都帶着嚴厲的面孔，好像在鄙夷他的樣子。你這樣意志薄弱的低能兒！你這憂鬱成性的白癡！你的生活是怎樣的無聊，你的思想是怎樣的淺薄，你的感情是怎樣的自私！像你這樣的人正是褻瀆藝術的罪人……這種尖刻的罵聲，好像從兩壁中迸透出來，但是他完全不介意，他只是在堂屋中踱來踱去地走着。悲多汶，歌德，你們莫用怒視着，我，我總不是你們藝術的國度裏的居民，我再不掛着你們的羊頭賣我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們告別。我是要永遠同你告別。他頓盼着兩人的像片自語了一陣，不禁帶着一種激越的聲音又謳吟了起來：

去嘯！去嘯！

死向海外去嘯！

文藝是甚麼！

名譽是甚麼？

這都是無聊無賴的套狗圈！

我把我這狗兒解放

飄泊向自由的天鄉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嘯！去嘯！

死向海外去嘯！

國家也不要

事業也不要

我只要做個殉情的乞丐兒

任人們罵我是禽獸

我是死心蹋地甘受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喇！去喇！

死向海外去喇！

火山也不論！

鐵道也不論！

我們把可憐的兒子先殺死！

緊緊地擁抱着一跳

把瀾天的悲痛同消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他反反覆覆地誦吟，起初只是一二句不整飭的悲憤語，後來漸漸成了這麼一首歌詞。這是文的一種常有的經驗，每到痛苦得不堪忍耐的時候，突然經一次的發洩，表現成爲文章，他的心境是會漸漸轉成恬靜的，愛牟也味覺到這種心境上來了。不怕他的心中，他的歌中，對於文藝正起了無限的反抗。但他却從他的衣袋中搜出了一枝鉛筆，俯就桌上，把他夫人的來信翻過背面來，便寫出他這首歌詞。信上的淚痕還有些是溼的，寫時每爲鉛筆刺破，但他也不迴避，這是刺刺的寫，好像他所把捉着的東西，深恐失掉了的一樣。他寫好了後，又反覆念了一回，他只覺得他的心尖異樣的顫慄。他索性

遞了此信箋出來，想趁勢給他夫人寫一封回信去，並想把這首歌翻譯成日文，寫寄給她。但他纔要落筆的時候，大門的門環響了。

——這兒是愛牟先生的貴寓嗎？

——是的。

——愛牟先生在家嗎？

——我便是。

——哦哦！

兩個客人特別表了一次敬意，但他們的眼光有幾分不相信的樣子。愛牟把他們請進客堂。他們便各各道了姓氏，其實在他們剛進門時，愛牟看見他們的容貌，聽見他們的聲音，早知道他們的來歷了。

他們是從四川的C城來的。在兩禮拜前C城的紅十字會給愛牟拍了一張電報來，仍然要找他去當醫生，說不日當派員攜款來迎，務希俯就等等。隔不幾日，愛牟又接到他的長兄由C城寄來一封快信：

愛牟仁棟如面，在彼在渝，在萬時均有致弟函，迄未得一覆，不知吾弟究係何意，總希明白表示。頃C城紅會致我一函，附有電稿，特連函送吾弟一閱，便知此中底蘊。須知現在世局，謀事艱難，謀長

遠之事尤難，紅會局面較大，比之官家較為可靠，幸勿付之等閒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攝攝早日首途來滬，一圖良晤，至盼至禱。願詢近好，并候與吳母子旅祺。兄W再拜。二月十三日。即照約開支，即希台端備函轉致，誠恐愛弟兄在滬就聘他事，今日由弟電達，緩日派員攜款去申迎駕。電稿附呈台覽，願請文安。小弟頓首。

另外還有電稿一張，和以前所接的電文一樣。

他的長兄一向是在C城辦事的。紅會的事，兩年前便替他經營好了，去年在他回國的時候，曾經由紅會給他送過旅費到日本去，但是錯過了，旅費又打轉去了。他回到上海來將近一年，他的長兄在朋友處打聽了他的住所，接連寫了幾封信來，他概不會回信。他的長兄愛他的心情甚深，他的父母思念他的心情更切，他們都望他早早回家，但他們却不能諒察他之所以不想回家的心理。

十一年前他是結過婚的，結婚後便逃了出來，但他總不敢提了離婚的形式。他知道他的父母老了，那位不相識的女子又是舊式的腦筋，他假如一把離婚的形式提出來，她是定會自殺，他的父母也會因而氣死，九年前他有一位妹子定婚的時候，他寫信反對，發過一次牢騷，說甚麼「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得一個臭蝦蟆，也只得飽吃一口」的話，他的父母竟痛責了他一場，那位妹子也轉了好幾次短見，他和他的夫人嘆嘆自由結了婚，他的父母也絕過他一陣，後來念到生了孫子，又纔寬恕了他們。

但他家中寫信給他的時候，定還要稱他的夫人是妻，稱他的兒子是庶子，這是使他最傷心，最厭恨不道的字面。幾次決定寫信回家去離婚，但終可憐老父老母，終可憐一個無罪無辜，只為舊制度犧牲了的女子。他心裏想的是縱橫他是不願仰仗家庭，他是不願分受家中絲毫的產業的，他何苦更為些許形式，還要犧牲多人！父母不願意離她，儘可把她養在家中做個老女。她也樂得做一世的真姑。照人道上來說，她現在的境遇，只是少一個男子陪伴罷了，他不能更逼她去死，使他自已擔負殺戮無辜的罪過。——他懷着這樣的宗旨，所以他便決定了永遠和家庭疏遠的意志。最能了解他的是他的長兄，但是他的這層苦衷，他却不會知道，長兄只是希望他速回C城，但他怎能夠回去呢！C城更和他的家鄉相近了。他想起十一年不見的老父，十一年不見的老母，十一年不見的兄弟姊妹，十一年不見的故鄉，他也有流淚吞聲，也有終夜不能成寐的時候，但是，要叫他回家，他是不能，他怕是永遠不能回去了。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今生今世怕已不能和你們相見，你們老來思子的苦心，我想起便時常落淚，但是，我無法安慰你們，我只好使你們遺恨終古了。我的兄弟姊妹們，你們望我的心，你們愛我的心，我都深感，但是，我們今生今世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了，我們是枉自做了骨肉手足一場，到頭我們是互相隔離着到死。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過一次結婚兒戲的女人，我們都是舊禮制的犧牲者，我絲毫不怨望你，請你也沒用怨望我，我可憐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時候，每每和着眼淚在無人處這樣的號呼，但是，他的苦情除他自己而外

沒有第二人知道。

——我們是奉了會長的命令來的，命我們來迎接先生。這是會長的信，這是令兄先生的信，還有一張匯票。我是揣在懷包裏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來客的一位把信變了，一位解開衣裳在衣裏的一層襯衫裏又取出一張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紅會的信和愛牟長兄的信，內容大抵和前回的相同。只是多說了幾句，派了甚麼人來接和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旅費的話。愛牟一一把信檢閱了，他當面對來人說他不回去，並且謾說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匯票他不願承受，叫他們回四川時一直帶回去。

——我們受了會長的命令交給先生，交給了先生，我們便算是盡了職分，否則我們將來會討會長的怪。會長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醫院裏面不是說有兩個德國醫生嗎？

——是，是有兩個中國醫生也還有三十幾個呢。

——哦，有那麼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但是，人還不夠用呢！二軍一敗，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不能不去醫，一軍又一敗，又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去醫，所以人手總是不夠用的。

——那也沒有辦法了。軍人們這麼時常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醫，恐怕也不夠用罷。

——嚇嚇，嚇嚇……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人始終不肯拿去，愛牟只得暫且收下。他寫了一張收據交給來人，他們便匆匆告別去了。

淡淡的陽光仍然還照進窗內，客堂裏的微塵靜靜地在空中遊蕩。愛牟想寫信給他夫人的頭，被來人打斷。他的意識的焦點又集中到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上來了。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到手裏的這麼一樁巨款，這對於他隱隱是一個有力的誘惑了。他想他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他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C城，那他們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一月有三百二十塊錢的薪水，即使把一百二十塊錢作為生活費，也可窮奢極侈。餘錢積聚得三五年，已儘有中人之家，更何況將來的薪水還可增添，薪水之外還可弄些別潤。但是他回到C城，則不得不回到家裏，即使不回家，家裏人也自會來。那時舊式婚姻的禍水便不能不同時爆發。父母是絕對不能和他一致的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事情，他決不能為自己幸福的將來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會犧牲他自己的年已耄耋的老父母的性命。

——啊，父母！父母！你原諒你的兒子罷！你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還未喪盡的一些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入害死，便會把你兩老親害死，這於你兒子怎麼能夠忍心得住呢！父母！父母！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他這麼思念到他的父母，又不禁流出了眼淚來。他知道他的父母，尤其是他母親，最是痛憐兒女

的人，他還未出國的時候，他的長兄次兄都曾出過東洋，他的母親思念起他們時，時常流淚，時常患着心痛的情形，他是最知道得詳細的。他母親時常說：絕對再不要愛車出洋，因為她的心已碎了，再經不着牽腸罷肚了。在十一年前愛車結了婚，不三天使借故出門，說要上省進學，他母親親自送他上船，在船離岸時候還諄諄誡他：

——「車兒，你千切不要背着娘，悄悄跑到外國去啊！」

他爲母親這句話在船上悲痛了好一場，他當時還做過一首詩，而今他還記得：

「阿母心悲切，送兒直上舟。淚枯唯刮眼，灘轉未回頭。流水深深恨，雲山疊疊愁。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遊。」

但是他終竟背着了他的母親，逃到了日本，並且別來使一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中間，他母親思念他所流的眼淚，他母親思念他所起的心痛，正不知有多少斗斛，正不知有多少回度。他母親今生今世不能再見他一面，一定是到死都不能瞑目的了。愛車時常對他的夫人說：他一生的希望也只想回去再見母親一回，但是不能回去，他不能回去。啊，舊式的婚姻制度的功業，嚟！世間上有多少父母，多少兒女，同困在這種磔刑之下，正膺受着多少難療的苦痛呢！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的蹂躪你能！」

愛車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着信封拿來投在地板上，狠狠地走去踏了幾回，他不回C城的

決心愈見堅毅了，他立刻便分別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他的長兄，一封寫給紅會的會長，把議票也封在裏面，堅決地便把關聘辭退了。回頭又把他夫人的信來讀了一遍，他接着便寫一封去答覆她：

「曉芙我的愛人，你的信我接到了。我在未接到你的信前是如何傷心，我在既接到你的信後又是如何傷心，你該能想像得到罷。你的悲苦我是曉得的，我現在也不能說些無謂的話安慰你；我現在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句：「我在三四禮拜之後便要回到你那裏去了。」我想這一點或者可以勉強安慰你罷。我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通懺悔了。我對於文學是毫無些兒天才，我現在也全無一點留戀，我還不能不再住三四禮拜的緣故，你是曉得的，我們的雜誌要在那時纔能滿一年，我對於朋友的言責是不能不實踐的。」

今天剛接到你的信後，四川的C城紅十字會派人來接我們來了，大哥他還不知道你和兒子們都回日本去呢。紅會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路費，我拒絕了他，同時把路費給他送回去了。我拒絕他的原故，想來你當能了解我罷。我固不願做醫生，我尤不願回C城。C城和我家裏接近了一場糾葛，不得不決裂了起來。我不願我的父母到老來還要作我的犧牲，這是我所不能忍的，又是爲我的原故使你不能不受苦，請你原諒我罷。我永是你的所有，你所在的地方，我總要隨你來，你便叫我死，我也心甘情願。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體。前幾天我到無錫去過一回，去年夏天無錫的朋友們不是說替我們找

就一個住所嗎？那個住所真好，我此次跑去看了來，我可惜去年我們沒有遷去。倘使去年我們是去的時候，我們的生活，或者不會如許寂寞，你也不會轉回日本去了。但是，過往了的事，悔也是來不及的。我現刻對於生活的壓迫，我一點也不感着甚麼了，我有解決牠的一個最後的手段，等我到日本後再向你說罷。最痛快的事情是我今天把二千兩銀子的匯票來蹂躪了一次——真而是用腳來蹂躪了一次。金錢啣我是永不讓你在我的頭上作威福了！我到日本去後，在生理教室當個助手總可以罷，再不然我便送新聞也可以，送牛奶也可以，再不然，我便要採取我最後的手段了，到日本後再說。

爲我抱着孩子們多接幾個吻！

我草率地把幾封信寫完之後，時候已經將近四點鐘了。身上好像放下了極大的重載，心裏也疏暢得許多，只是兩眼總覺得異常乾澀，他便把紙筆檢好，又去打了一盆冷水來洗了一次臉，把幾封信揣在衣袋中，打開後門出去。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前同着耶穌釘死在 Golgotha 山上的兩個強盜中的一個，復活在上海市上了。

• 選自橄欖 •

秦始皇將死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巡遊了雲夢會稽琅琊芝罘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當盛夏，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有兩個巨大的青銅冰鑑。（註一）盛着有很多的冰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歡的仙真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冰鑑上，把冰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冰塊。

（註一）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稱為冰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

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的胸部和鴛鳥一樣，聲音和豺一樣。（註二）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倒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註二）史記秦始皇本記載尉繚說：「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鰲鳥膺，豺聲。」第二項今稱雞胸，就是軟骨症（rickets）的特徵。

因為小時便有殘疾，他是被人嬌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雖做着元首也沒可如何其結果是誘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發成了嗜殺的暴虐心；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

受方士們的欺騙。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四蕩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倒也沒有人驚惶，大家反覺得只有這一刻時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樣，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頰向上點着作招呼，意思是說：羊兒瘋又發作了。

他們把冰塊收拾了，把失了意識的秦始皇扶着，不一會也就渡過了黃河。

平常每發作一次，大抵只有得兩刻工夫便可以恢復，恢復之後就和一覺醒來的一樣，倒也沒有什麼異狀，然而這回的發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更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轉來，醒後總是嘔吐，訴說着頭痛暈眩，發燒。

同路當然是有一批御醫的。那些騙鬼的醫生，甲走來講了一篇陰陽五行，乙走來講了一篇大魚爲祟，丙要治標，丁要治本，鬧得一個烏烟瘴氣，但他們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來調治，不要再趕着歸路。然而秦始皇卻沒有聽他們的話，他命令宦者們把他扶上了溫涼車，叫一行人兼程地前進。從此以後他就沒有下過車來走一步了。

他睡在車上，被搖動着，頭愈痛得劇烈，嘔吐愈見地頻繁，熱候愈見地增高，他自己感覺到了這一次會再沒有命活，以剛愎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淚來。說也奇怪，這眼淚似乎浸潤了他那橫

暴的良心，竟有類似懺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腦筋中徂徠起來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殘疾的不值半文錢的庸人。我全靠我父親的本領得到了秦人的基業，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位的時候，僅僅十三歲，不是有我父親做了十幾年的相邦——（註三）招集了天下的賢士，充足了秦國的兵食，我那兒就能夠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親自己毒死了！

（註三）相邦即相國，因漢人避劉邦的諱，才改邦為國。

他這時的心目中的父親，便是他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是他在即位後的第十二年上所賜死了的。死後已經二十五年，他偶然也有想到他來的時候，但總是懷着忿恨，覺得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惡人，毒了他的母親，還想篡他的王位。這回這樣地懷起了他的恩德來，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親本來是我父親的愛人，是有權勢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莊襄王）替他奪了的。父親後來又要和母親發生關係，這本來是正常的，我為甚麼要妨害他們，甚且把我兩個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拋出宮牆外碰死了？可憐還有那位嫪毐，他本來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為不好說那兩位兄弟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便誣枉着他，硬說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殺了，還連累了好些人……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毀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幾個人。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要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裏是用暴力可以統一

得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連我左右的人幾時要謀害我都是難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嗎？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後便國破家亡嗎？我的統制的效果是在那裏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講陰陽五行神仙妖異的方士，他們成羣結黨的來欺騙我……最混蛋的是那個李斯焚書坑儒這兩項亙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幹的，幹了的罪名樂得我來承擔，而他自己仍然著帶一個周公孔子的面孔，媽的，我真早蠢啦，我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條大黃瓜啦……

——假使我的父親（呂不韋）不死，他是絕不會讓我做出那兩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幾年，我也不會幹出那樣的蠢事，贏得一個千秋萬歲的罵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罵我，我一死，天下便會動亂起來，千秋萬歲後的人也都會罵我。我相信千秋萬歲後決不會再有我這樣的一個傻瓜，來幹統制思想的這樣的蠢事。媽的，天下的書你那裏燒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裏活埋得完呢？就是燒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麼？你樂得做一羣鬼方士們的傀儡啊，媽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麼沒有叫他早死？媽的，我狗彘不如的呂政，我怎麼沒早死幾年呢？

——李斯那東西，他勾結起一些方士欺騙我，裝着一個忠誠的樣子，誰知道他懷的是什麼鬼胎？我的大兒扶蘇早就勸我疏遠他，但我反聽了他的話把扶蘇遣去戍邊去了，把蒙恬疏遠了起來，十幾年都沒有讓他回朝。在二十幾年前還殺死了一位偉大的學者韓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媽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離開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羣狗黨。我現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們是在幹

些什麼鬼事呢？……

本來人在患着熱症的時候，大抵是要起一種喜坡哄雷里亞（Typhusmania）的現象的，便是神經過敏過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覺得是死到了臨頭的一樣。秦始皇睡在溫涼車中，在他有熱候的腦子裏所往來着的這些想念，要說是和這種現象相當也未嘗不可，但是他的病症的確是很沉重。看他前後所起的徵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個徵斷是「結核性的腦膜炎」（Meningitis tuberculosa）。他在巡遊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厲害，血色也不好，時常便閉，特別是睡眠不能安穩，時常夢見些海產的怪獸，怪魚來和他打戰，結核桿菌就是侵犯了他的本來是不健全的腦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時候又有羊兒瘋的發作，而頭又跌打在了青銅冰鑑上，大腦與腦膜和前頭骨生了衝擊，結核菌的威勢乘着這外傷便突然地急進了起來。這是不治的病，大約在兩三禮拜之內便要死，秦始皇實在是得到了這死的預感了。

在頭一兩天，熱度雖然高，但意識還清醒，李斯、趙高等雖然屢次勸他息下來，在途中將養，但他沒有聽從他們的話，他仍然能叫人兼程前進，連夜間都不准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趕到咸陽把扶蘇召回來。以後事他曉得扶蘇一回來，一定是要除去李斯這一批人的。但在第二天的清早，意識便有點昏蒙起來了。他更預感到他會趕不到咸陽，便要丟命。他便背開了人，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木簡的手詔給他的長子扶蘇：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不幸歸途疾發，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屬懷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運丞相李斯都沒有讓他知道，只叫管符籙事的趙高把木簡拴好了蓋上了封泥，趕快專使送與上郡去。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於昏迷狀態裏去了。

熱度照常是高，在車上滾來滾去地睡不安穩，頸子是硬直着的，牙齒不斷地錐着，兩個膝拐彎起來總是沒有拉直過。殺人如麻，咸加海內的這位混世大魔王，到了這田地也委實可憐。他時而好像安靜得一下，但時而又突然發出囁語來。

——父親，父親，你饒了我，你饒了我……呵，燕太子丹，荊軻，田將軍，你們把頭首頂在你的頸上去罷，不要那樣駭人……兩位小兄弟，你們口裏爲什麼流血呵，鼻孔裏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憐的，是誰把你們打傷了呵，你們的腦袋子是破了的，腦漿子也在流呵，怪可憐的，你們……你們不要一次那樣多的人湧來打我啦，哦，你們有四百六十幾個……你們怪不得我，你們去找李斯，你們去找李斯……你們要放火要燒阿房宮，要燒死我，趕快把你們手中燃着的竹簡息掉罷，那不是書嗎……你們怎樣要拿來燒了？那不是書嗎……

像這樣沒有連絡的一些囁語，使一些親幸的官者們個個都害怕，不願意和他同車。在第四天上，他們索性各自乘了幾乘車在前後左右跟着，讓秦始皇一個人在那溫涼車裏癱着。

秦始皇就這樣在半死半活的狀態中被人遺棄的時候，他所預感着的陰謀在李斯、趙高之間却活躍了起來。趙高把始皇寫給扶蘇的手詔詔着沒有發出，他主張擁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來，把那詔書的內容完全改換了。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他們在這通假詔上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連「正」字都要避諱，正月是改稱「端月」。他們却用了「匡正」這個動詞，故意來犯諱，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氣，使扶蘇和蒙恬不得懷疑。他們把詔書改了，但也不敢立地發出，怕的秦始皇萬一會恢復轉來。他們照常晝夜兼程，在晝間要打尖的時候，總要去看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見他時常在癱瘓的狀態中，但到第五天來，出了麻痺狀態了。身體的痠軟緩和了下來，嚙語也不發了，眼睛是疑着的，身子是癱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點不整的氣息之外，和一條死屍全無差別。烏鴉對於屍臭特別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幾天它們早就要聞着。每逢秦始皇的溫涼車一停，總和李斯、趙高要來看秦皇的死活一樣。烏鴉也時而飛來在他的車頂上盤旋。烏鴉的叫聲和李斯們心中的笑聲是唱和着的。

就那晚在第五天的夜裏趕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大家都趕得很疲乏了以爲縱橫秦始皇是沒有知覺的，便不約而同地主張在沙丘過夜。

在沙丘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趙高兩人跑去把溫涼車打開來，看見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經硬得來和石頭一樣了。

結核性的腦膜炎論理是要支持三兩禮拜的，但秦始皇爲什麼那樣早死了，除胡亥一個人而外，連李斯趙高都不知道。不用說當時也沒有人屍驗，自然更說不到屍體剖解。假如是在現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發現出秦始皇的右耳裏面有一條三寸長的鐵釘的。

一九三五，九，二四。 · 選自質文 ·

散文

由日本回來了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禮拜，最後出走的日期到了。自華北事變發生以來，苦慮了十幾天，最後出走的時期終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時半起床，將寢衣換上了一件和服，踱進了自己的書齋，為妻及四兒一女寫好留白，決心趁他們尚在熟睡中離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那及兩大的兒子，雖然知道我已走意，但並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們，使風聲伸張了出去，同時也不忍心看見他們知道了後的悲哀。我是把心腸硬着了。

留白寫好了，連最小的六歲的鴻兒，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書字母）替他寫了一紙，我希望他無病息災地成長起來。

留白寫好了，我又踱過寢室，見安那已醒，開了電燈在枕上看書。自然是因我的起床把她驚動了的。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了眼淚。

揭開蚊帳，在安那額上親了一吻，作為訣別之禮。她自然不會知道我的用意，眼沒有離開書卷。吻後攝木屐下庭園，花木都靜靜地立在清晨的有涼意的空氣中，尚在安睡。梔子開着潔白的花，漾着濃重的有甜味的香。

兒們所掘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子午蓮葉間游出了。

我向金魚訣了別，向梔子花訣了別，向盛開着各色的大蓮花（*Lily*）訣了別，向園中一切景物訣了別，心裏默禱着妻兒們的和一切的平安，從籠欄缺口處向田隴上走出。正門開在屋後，我避開了正門，家前的籬欄外乃一片的田疇也。稻禾長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壁圓的月離地平線已不甚高，迎頭望着我。今天怕是舊曆六月十六日吧。田塍上的草頭宿露，濕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兒們所睡着的家。

燈光仍從開着的窗戶露出，安那定然是仍在看書。眼淚總是忍耐不住的湧。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的一步了。

我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我除走這條絕路之外，實在無法忍耐了。

自事變發生以來，憲兵、刑士、正服警察，時時走來監視，作些無聊的說話。這些都已司空見慣，倒也

沒有什麼。但國難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閑地專顧着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我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兒們爲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煩的吧。這是使我數日來最懸念的事件。

昨晚安那知道了我的走意，曾在席上戒告過我。她說：「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喲，你這話是使我定下了最後決心的。

你，苦難的聖母。

沿途的人家都還是關閉着的，街路上的電燈都還朦朧着做善夢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報的人，配報者有的投我以頗含驚異的一瞥。

電車還沒開駛，走了兩個車站，看見在站口上已有二三人等在等車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兒們醒來知道了我已走出，不知道是怎樣的驚愕。

頂小的可愛的鴻兒，這是我心上的把劍兒，望你容恕你的父親。我的懷抱着萬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

電車開來了，決絕地踏上了車去。

五點半鐘的光景到了東京，又改乘汽車趕赴橫濱友人家。在那兒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

機來改了裝。九點半鐘的時候，友人叫我到車站，同乘「燕號」特別快車，趕赴神戶。

這位朋友，我現在還不好寫出他的姓名，車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辦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沿途都還在出兵，露岡驛有兵車一駕停着正待出發。月台上有許多男女，手拿着太陽旗在送行，其中有許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學校學生和許多中小學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幟表示歡送。有標語橫張着，大書「歡送皇軍出征」者。

「燕號」車中也有不少軍人。我們坐的二等，在我旁邊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裏拿着一捲油印的軍事計劃書，時而展閱。我偶然瞥見到有「第一作戰計畫」、「第二作戰計畫」等字樣。

太陽正當道，車中酷熱。田裏的農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車一過身，路線旁拿着小旗的兒童們有歡呼「萬歲」者。

下午五時半到達神戶，坐汽車直達碼頭，平安地登上了扶拿大公司的“Empress of Japan”的 A Deck——平生第一次坐頭等輪，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兒女，此時怕已墮入地獄吧？假使在這樣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兒們同路，豈不是也使他們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辭先走了。

船是九點鐘開的，自己因為含悲茹痛便墊居在艙中，從開着的圓窗孔望出，看着在碼頭上送行

的人們。也有些人在投紙捲，五色的紙纒在碼頭與船間的空中，形成着玲瓏的纒絡。

鏘琅鏘琅，鏘琅……

船終竟離岸了。

五彩的紙纒絡陸續地斷了，斷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紙纒集成一團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牠投上船來，然而，中途墜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檣上。

向住了十年的島國作了最後的訣別，但有六條眼不能見的紙纒，永遠和我連繫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晴快，海上風平浪靜。

一個人坐在艙中寫了好幾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對於日本市川市的憲兵分隊長和警察署長，也各寫了一封道謝他們十年來的保護的感謝，並懇求對於我所留下的家室加以庇蔭。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艙裏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裏到我寓裏來辭過行的。我們雖然將要同船但我那時沒有告訴他。

這聽差的把他叫了來，C君吃了一驚。

——先生，你一個人嗎？

——是的，我一個人。

以後，好一會彼此都沒有話說，連C君都有點淚潸潸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天，寫給橫濱友人的那首詩。那是寫在明信片上寄給他的，用的不免是隱語。他的來片也是隱語，說青年會有西式房間十八、二十、二十四等號，設備均甚周全。青年會考神戶也，西式房間者外國船也，號數者開船的日期也。日本報雖然天天傳着緊張的消息，但要和妻兒們生離，實在有點難忍。因此，我便選定了二十四的那最後的一隻，實則二十四乃是橫濱出帆的日期也。

廿四傳花信，有鳥志奮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轉旋。

託身期泰岱，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鷂，羣雛劇可憐。

想起了二十四日的那一天，預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當投筆請纒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是用的魯迅的韻。魯迅有一首詩我最喜歡，原文是——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繡衣。

第七句記得有點模糊，恐怕稍微有點錯字。

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寫的時候，自己確有一片真誠，因此工拙也就不計了。

細細考慮起來，真的登了岸後，這詩恐怕是做不出來的。民四、五七國時的幻滅感，在興奮稍稍鎮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樣，又在腦際飄蕩起來。那時因日本下了良的美頓書，我倉忙地回國，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凱已屈服矣。

一支愛用了十幾年的 Parker 自來水筆，倒的確和普家室一同被拋在日本了。但是，纓呢？如有地方可以講來，該不會是以備吊頸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情在那兒經過。到了上海後，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來不曾見過面的骨肉。

離開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喪，兄死不曾臨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飛機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災，也是該得去踏訪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吃菸，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但要煉燬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鬥者的體魄，受戒僧的清規。

我在心中高呼千萬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為鑒證：金石可泐，此志難渝。自己是很清明的，並沒有發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的商人，能操英語日語。彼約余投環作 tennis 戲，應之。戲可一小時，流得一身大汗，海風吹蕩，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鋪直坦，略有漣漪。

阿富汗人連連說：「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樣上船呢？」我問他。

他把頭偏了幾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據說該教中人反對跳舞。洗了一次澡。

自己隨身穿着的一條短褲，已被汗漬，自行漿洗了一次，在電扇上吹乾之。

這短褲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州替我手製的，我將要永遠保重以爲紀念。

傍晚君邀了幾位朋友來談話。見我衣不合身，解髮相贈，但不是過肥，便是過瘦，不是過短，便是過長，據這樣看來，似乎自己最合乎「中行」了。我這樣說出了，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聽差的，幾乎全部都是廣東人，他們發起了一個「慈善會」正在募捐。所謂「慈善」者，乃對於抗敵戰士之慰勞也。因爲是在外國人的船下，不好那麼明目張膽地使用救亡抗敵的那種名目。

執事的人到了我房裏來，有一位男裝的廣東女士，普通話說得滿好。

她說，他們要捐錢去慰勞華北的抗敵將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獻給政府，請替他們送到前方去。她說，船上的中國同胞都很關心，很想知道一些詳細的情形，關於國際的和國內的，尤其關於日本的。十四日晚，他們要在三等艙中開一次大會，要請幾位從歐美回國的人和從日本回國的人講話，還有些餘興，要唱廣東戲。

聽了這些話，感覺着十分的愉快，他們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此五元者，實慈他人之善者也。我出家時，身上只帶了五毛錢的電車費，然而我現在的錢包裏已有五十塊大洋了。這都是那位橫濱朋友的慈善事業。

慈善會我沒出席，因我並沒用本名，二等艙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者反感不便也。

二十七

晨五時起床。

昨夜十時半就寢，睡甚安穩。

吃早餐時，會講通話的廣東女士走來報告。

她說，昨晚的會成績很好，捐了四百塊錢的光景。有一位參加了英王加冕禮回來的人最先演說。據說，中國和英國已有商定，中國政府將以最小的犧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犧牲」那五個字上說得最用力。）上台時備受熱烈的鼓掌歡迎，下台時却沒有人鼓掌。大約因為聽的多是廣東人，不懂普通話的原故吧。

這位女士短小精幹，而且說話也似乎頗懂「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詩——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當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飯時，廣東女士又來報告，說下午二點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顧慮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問了問她：「船上的賣店有沒現成的可買？」

由日本回來了

八九

她說：「有是有的，但價錢很貴。他們用的美金，一條褲子買起來也要費你七八十塊中國錢，你何苦把錢給外國人賺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買合算多了。」

我感謝了他的忠告。她又問我：「中國究竟打不打？」

我說：「論理呢，早就是應該打的，不過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點失望的樣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並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問他回教人普通行禮的方法是怎樣。他把兩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說，就是這樣，和中國的打拱差不多。

我請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給我聽。

他一面走着，毫不猶豫地便低唱了起來。人是那樣的魁梧，歌聲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語翻譯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蓋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and Japanese.

—Oh, have you many, many?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a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s my wife.

—Oh, so. But I like Chinese girls more than Japanese.

—Why?

—Because Chinese girls are very, very fine.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談着，但他卻沒有想到我自己的心裏是含着悲感的。

廣東女士又走來了，她說：「稅關要來檢查行李了，請你把行李收拾好，叫聽差的提到上甲板來。」

我告訴她，我是什麼行李也沒有的。

她躊躇了一下，把手中捲着的一本便裝書展開來，原來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說，「請你替我簽個名」

「你怎麼知道我呢？」

「我看見過你的相片，昨晚我們來捐錢，我早就認出你了，但我沒對別人說，我看見你用的假名

叫 Young Fat-ming 我曉得這裏一定是有緣故的。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過是瘦得多。你現在壯了。」

我自己沒帶筆，走進「紗羅」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題了兩句舊詩，便是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隣」的兩句。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想起了十幾年前，在上海城隍廟曾被一位看相的人開過玩笑，說我四十六歲交大運。此事是記在我的一篇雜文湖心亭裏面的。忽然憶及，感覺奇驗。所謂「大運」者，蓋生死大運也。

海水呈着嫩黃的顏色了。

選自在火線上出入

前線歸來

從揚州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半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南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適，深熟，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

然而我的素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卻囉嗚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餓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相當萎頓了下來。

回場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日。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不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得下。但這樣的顧慮卻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腦皮質上的某一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二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輾轉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啟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嚴，

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蟲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濶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為一上一下的士兵驃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聖神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慚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鐵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自己所愁着的身體，為興奮，慚慚，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筋力，鞭撻，鼓舞，却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漢奸。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為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為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滬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藍布衫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材，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細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會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襟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卻還沒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生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倒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雙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塵埃兒，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意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賬，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有讓她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野裏走去。

四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期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達，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馬××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實際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羹，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呢了幾天的肚子裏儘量讓我成爲一顆炸擊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問到馮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那兩位過路的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裏，剛剛走出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那個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

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醒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掌來翻了一

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豎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尙未蓓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意起謙冲。庭草搖風綠，墀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旁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六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縝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接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只是飛機大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劃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他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够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為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此才

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從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為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兵士，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連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問題，××都一一命人紀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我是主張宣戰的，但這點××有些為難的神氣，他只是說，究竟宣而後戰的好，還是不宣而戰的好，頗值得考慮。

我也就沒有再多說了。

七

本來是打算吃了午飯就走的，但經過一番轟炸之後，由上海送我們來的車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便先開回去了。

又到×將軍那里去來。他命人拿出了三首詩，一一在詩尾用了墨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又命人來照了兩張相，把菲爾謨一捲交給了我們，要我們在上海洗好，好登報。（這相是洗好了，然而×將軍和我們照的兩張卻是重複了，完全看不得。）

×將軍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看你應該做一篇文章。他這樣對我說：爲什麼北伐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在前線打仗，後方的民衆便送茶，送水，送稀飯，十分地殷勤？爲什麼我們現在前線抗敵，我們戰壕裏的將士有一兩天不見飯的，而後方的民衆總老是不管？

這個問題正是我想跑來找你們談的問題呢，我這樣回答他北伐時代，本軍中是有政治工作的，總司令部政治部在出發並受了中央黨部的委託，有到各地開放黨部，組織民衆的全權。因而軍隊到的地方，是政治工作到的地方，而且在事實上政治工作人員每比軍隊先到。民衆有了組織，並得到有系統的指示，故爾前方和後方的活動能够打成一片。現在的情形有點兩樣，我想×先生是最明白的。目前的民衆是效命有心而出力無路，他們並不是冷淡，只是沒有那種有系統的組織去指示他們。在我看來，軍中的政治工作即早恢復，民間的組織過程即早開放，怕是保證我們的勝利的最切要的事體吧。

我這樣說了，那老將軍把他那毛蟲眉頭聳了幾下，豹子眼睛閃了幾下，點了幾下頭。

我隔窗闌干，看着外面的江山，真真是「一片錦繡」辭別了。

沿途又看見紅的紫薇，白的紫薇，紫的紫薇。

看見了太山朴，又想起了我在日本時自己手種在園子裏的那一株。

八

司令部裏的車都開往××去了，只得被留着再過一夜。夜裏，×××由××來了。又是一番出其不意的彼此的相遇。

××的興致，好得了不得。他只是談笑，身體比以前壯得多，鬍子有點像希特拉。他被新任爲××副總司令，到這時候我才聽見人告訴了我。

又有飛機的拍音，熄了燈。在天井中望天，天星真是繁得可愛，聯想到了地上的將星雲集。

××告訴我，他是當晚便要坐汽車回去的。他叫我明天坐車到他那兒，由他那兒再打發汽車送我回上海。

他又告訴×××也到了前線。

我也異常地高興了起來。我說：那很好，我明天一定去見他。

吃了晚飯，×××和另外的幾位將領，圍着那張方桌，在軍用地圖上用紅綠鉛筆指畫。桌上僅點着兩枝洋燭。

看見朋友們在地圖上指東畫西自己不能參贊一辭覺得有點慚愧。

電話是絡繹不斷。

報告接着又是報告！

我自己所能做的事，除已吃了夜飯之外，似乎以睡覺為最適當。我便悄沒聲兒地走出作戰室，向××的隨人請求他把我引到××那邊去。

黑暗，手電筒在閃而又閃。

由××及其它同志的導引，把我和杜君引到另一家屋子去。已經替我們備了兩尊床，並燒有蚊香，有沙發，有書架，書架中有些英文的關於經濟學的書籍，有金陵大學的學報，足證房主乃斯文中人，且教會校學出身者也。

沒睡的時候自己覺得很有精神；睡下去了，方始感覺着肚腹中依然有點餘孽在囉唆。但不知幾時，什麼囉唆也沒有感覺着了。

清早起來，從書架中取了一冊周瘦鵬編的曼殊遺著（書名記不清爽，恐有誤，）卷頭有編者的序，有柳亞子的兩篇傳等等。

有好幾張曼殊的畫，日本味很濃厚，日本人所謂「茶味」也。畫得並不甚好，不過，我是畫不出來的。把詩和譯詩通讀了一遍，聯想到了日本的一位薄命詩人——啄木。他們兩個的身世，情感筆調地位，都相像。

曼殊有的說他父親也是日本人，有的說只是和鄭成功一樣，又想起了留在日本的自己的四兒一女。

九

××那邊又派了人來請我們過去。

早飯是吃稀飯。××勸我們夜間走，說如遇着轟炸，一時損失了你們兩位，那關係未免太大。但我們說和××有約。於是在吃了早飯之後，××便命人爲我們備了一部汽車。汽車身上是已經塗了泥的，頭上又蒙上好些竹枝，但竹枝是已經枯槁了。

杜君在上車之前，便要向汽車夫說出去向，話頭剛說到一半，立刻被旁邊的××阻礙着了。——你上車去說吧。××這樣說。

這話是十分機警的。在上車之前便說出地點。如旁邊有間諜，豈不糟糕？然而那地點，却真有點像桃源一樣，難於找尋。

昨晚，××只把橋的號數告訴了杜君，說在某號橋與某號橋之間，但沒有說明是那條公路，也沒有說明是那個地方。臨行倉卒，杜君也忘記了向××們問明，結果是就爲找那某號橋便找了半天。天是很晴朗的，在郊原裏坐着汽車，跑來跑去的兜風，倒也滿愜意。但如我們是帶有重要消息的，豈不會誤了戎機？

——今天真好，沒有飛機。我對杜君說。

——中午飛機是不大出動的，因爲地上反光。杜君在這兒發揮了他的軍事智識，接着他又說：就有飛機，敵人也不會轟炸，因爲敵人知道，要人們是不會在白天裏奔馳的。我們也要算是其出不意。

好容易找到了，經了些有趣的曲折——這曲折可惜都不好明寫出來——到了××住的地方，看見了××××××，據說××××已經在早晨回南京去了。

十

午飯是早已開過了的，司令部裏又專爲我們開了一餐午飯。

說了不少的話，照了不少的相，得了不少的消息。

有一個消息是最好的宣傳資料，那是××告訴我的。

他說，我們的前線兵士從一位敵人的陣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家信來，寫得相當悽慘。那信裏說，

他們一登岸，便和我軍接觸，我軍的勇敢善戰是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的大隊長陣亡了，中隊長陣亡了，小隊長也陣亡了兩個。他本人是一位中隊長，但不料到他自己的信寫好還沒寄出，連他自己也陣亡了。

——這信給我，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

——等我叫人去清查一下吧。

清查一下的結果，據說已經寄上南京去了。

琪翔要到嘉定前線去指揮，在三點鐘時分我們便同着他一道出發。到了車輛處，司交通的人說已專備了一部汽車送我們回上海，但同時在那兒服務的童子軍也有車要回上海，爭着要把我們載去。我們覺得搭乘童子軍的車更方便些，省得司令部的專車把我們送去又空車回來，徒作無謂的消耗，於是也就把專車謝絕了。

童子軍的奧士丁車頗有童子軍的風味，小巧而玲瓏。司機的是戰時服務團的副團長倪家璽君，據說今天是往戰地去檢閱團員的工作情形的。另外還有一位陳少輝君，異常殷勤。他說他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去一次，以後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他隨時都可以做。

公路兩旁受過轟炸的痕跡很多，飛機之投炸彈，要想準確，似乎很難。我跑過的公路已經不少，凡有被炸的地方都是在道旁田地裏，炸到了公路本身的實在很少見。

北伐時我在南昌曾乘過飛機散傳單，眼底分明是南昌市的一片瓦屋，然而傳單投下去，被風一吹，却都飛到贛江裏或田地裏去了。

炸彈雖比傳單重，但公路却比南昌城窄，道旁的田地真是無辜受累。不過我覺得敵人也替我們的農民在施行方便。因為那些大炸坑將來是可以利用來作為糞坑的，省得好些老百姓去流汗挖土。童子軍的陳君又談說到他們在路上每每遇着漢奸或別動隊，他們每在晚上活動，有開槍射擊的事情。

我賣弄了一下聰明，我說，做漢奸的拿了敵人的錢不必去做破壞的事情，豈不是可以嗎？

陳君說，那是不行的。小漢奸一次所得的錢有限，吃完了為生活所迫，又不能不做二次。漢奸有漢奸頭，就和包工頭一樣，據說漢奸頭拿了敵人一筆錢時，敵人要給他注射一藥針，限一星期後是盡他的命的，如再不去打次解毒針，因此漢奸拿錢都不大敢逃跑。

這打藥針的話聽起來有點像神話。我自己是學過醫的人，這樣的事情在醫學書上不曾見過，論理也不會有。結局怕是敵人的欺騙而已。人民無智，敵人的毒針真是無孔不入的。我希望做漢奸頭的人聰明一點，再聰明一點。

小巧的汽車跑得很快，畢竟又回到了上海。

還自歸去來。

雙 簧

這是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北伐軍攻破了武昌的一段插話——
北伐軍在圍城四十天之後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劉玉春、陳嘉謨，又恰逢着國慶紀念日，漢口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漢口的青年會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晚上敦請政治部的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的，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着紅紙金字的佈告，招請聽衆。但到了雙十節的那天晚上，鄧演達因軍事下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舞九點鐘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着，一道去代理演講。

到了青年會，因為預定的時間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衆。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着另一位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驕看頗像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

佈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像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佈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圍有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着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着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嚴重的，而且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鐘。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軍打破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先生的信徒。孫先生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還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着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着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像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爲勞瘁不能到場，他說到他是抱着無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上只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表演講，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身而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爲「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演講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着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使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在「國民革命」的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即是反對基督教的。我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所以爲青年會是爲革命的勢力所懼，所以才請老鄧來演講，縱使有意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演講者作難。殊不知一到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罪的羔羊，拉到這樣嚴重的基督教的軍門來做燔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曾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着「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麼處。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的忠誠。

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只能夠成爲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巴利塞人加上柴火？

一入場以後應着唱讚美歌，聽着司會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鵝齡似乎也和我一樣的惶惑，時時以含怒氣的眼睛望着我，是問我：「究竟怎麼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着答話來。一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湧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壇前。

就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着司會者和聽衆致了敬禮，燭柴正要着火的時候，我却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衆說：「我自己的正式的演講要留在後面，在講演之前還得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演講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佈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鐘，然後才落到我的演講。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鵝齡同志爲主席。」這樣一提出聽衆逕直熱狂的鼓掌聲來報答我。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像始終不肯止息。滿場充滿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衆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鵝齡起來對大衆宣佈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了。

鵝齡本是極機變的人，他做着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又才揮我去演講。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鐘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主意是還留在腦裏：因為關於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幾乎到了決心去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爲甚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爲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着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隣人，甚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的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着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更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安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漢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正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舍你地上的財，有錢的太想進天國，比路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乾二淨的了。銀行，礦山，鐵道，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用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家都瘦得來像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只有釘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衆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爲「革命偉人」一樣，我稱之爲「基督教偉人」。

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發展他的大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一穿起針眼。」

說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講演作結。

「基督教偉人」委實是一位魁梧的「基督教偉人」。他乘着我把話講完了便又向着聽衆廣結致詞。

他這次特別恭維起我來，說我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又是一位「空前絕後的」——雄辯家。然而我之所以善於雄辯，是因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請「大家裏信仰基督，才能有這樣的雄辯。」

這次倒把李鵝齡惱殺了我的演說是客氣的隔，鵝齡於是便也開始演說起來，他是率性不客氣的不隔。

他說，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體，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會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樣的東西是怎樣害了中國，是怎樣和革命不能兩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飯的騙子是怎樣胡說霸道，東扯西拉，當場便是證據。他以前從巴黎練習回來的廣長舌，滔滔地捲了一個鐘頭，說得那位司會的「偉人」實在有點難乎爲情。

接着鶴齡又叫聽衆起立唱國民革命歌。

那簡單的國民革命歌，自從北伐軍入了武漢以後，早就傳遍了。鶴齡一提頭，幾乎滿場的人都合唱了起來，連那位彈風琴的教會出身的女音樂家也把那簡單的樂譜伴奏了起來。

接着是高呼口號，鶴齡喊一聲，聽衆也跟着喊一聲。他喊出「打倒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政策」的時候，左手最前面排的教會女生們似乎應和得特別高，她們就好像一向受人欺負，今晚才得到機會要圖報復的一樣。

口號一喊完，在無數的萬歲聲中熱狂了的羣衆像潰了隄的海潮向會場外湧去。

「偉人」這才張皇起來了，帶着哀願的聲音高叫着：「請大家沒忙走。我們還要做祈禱，還要讚美歌啦！」

羣衆中只聽有人在叫着：「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我們的力量才能夠。

一九三六年四日夜追記 · 選自東方文藝。

芭蕉花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跪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裳。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上背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值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芭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換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澀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剿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嵋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人，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的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風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騎過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那時還不能騎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我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拿花苞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摘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是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

處園子裏去掐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 選自山中雜記 •

菩提樹下

一

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並不想有甚居積，充其量只是想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

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她真是歡喜極了，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她，又要替他做窩。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的都有。

雞蛋節省着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時候了。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飛出窩來攝取一次飲食的。她要先替她預備好，又要時常留心，不使母雞在窩裏下糞，因為這樣是容易使孵卵腐敗的原因。還有被孵抱着的孵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溫的鹽水去試驗，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敗了的，她便要拾取出來，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雞孵抱。像這樣足足要操心三個禮拜，等到孵卵裏面可以聽出啾啾的叫聲了，那時候有兩三天是快樂得不能安定的。

我們養雞養過五六年，雞雛也不知道孵化過好幾次了。但是孵化了的雞雛不是被貓鼠啣去，便是吃米過多得腳氣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雞雛絕不會長成過一次的。

我們又是四處飄流的人，遇着要遠徙他方的時候，我們的雞不能帶着同行。在那時我們的雞不是送人，便是賣給雞販子去了。自己養過的雞怎麼也不忍屠殺。所以我們養雞養了五六年，自己所養的雞決不曾吃過一次。

我們所養的雞也並不多，至多不過四五隻；我們除把些殘菜剩飯給牠們外，平常只聽牠們去自行漁食罷了。

二

養了五六年的雞，關於雞的心理，我也留着了不少的幽涼記憶。雞的生活中我覺得着有和人相

類似的愛的生活存在着呢。

假如在一羣雞在園子裏放着的時候，請把一些食物向雞羣裏灑去罷。這雞羣裏面假使有一隻雄雞，你可以看牠必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讓母雞去攝取那食物，牠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這本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的浪漫詩人（*Troubadour*）的崇拜女性嗎？

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雞，兩隻雄雞，這兩隻雄雞中只有一隻得勢，把那三隻母雞都佔有了。那不得勢的一隻，真是孤苦得可憐。得勢的一隻雄雞不消說要欺負牠，便連那些娥皇女英們也不把牠看在眼里。牠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的時候，偷覷着自己的情敵不在，便想方設法去誘惑她們。分明是沒有食物的，牠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她們梳理羽毛，但她們總不去睬牠。牠弄得焦急了，竟有打起暴力來的時候，在那時她們一面遁逃，一面裏面驚呼求救的聲音，呼喚她們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一來，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啊，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這過於高傲了的董芳（*Don Juan*）你佔領着一羣女性，使同類多添一位曠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雞賣去了。剩下的一位曠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

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雞們的母愛。牝雞孵化了雞雛的時候，平常是那麽馴善的家禽，立地要變成一些鷲鳥。牠們保護着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不能懈怠的。牠們的兩隻眼睛，如像燃着的兩團烈火。牠們時常要豎着頭子向四方傾聽，牠們全身的神經好像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牠們就這樣加緊的防禦。但牠們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不怕你使不懷敵意走近牠們，牠們也要裏出一種怪的叫聲，飛來啄你。攝取飲食的時候，牠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的，只是咯咯地喚着雞雛。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牠們不管是雄是雌，一樣地總要毫不留情地撲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牠們要把自己的雞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在的時候。像這樣的生活，牠們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在這時期之內，牠們的性的生活不消說是完全消滅了的。

三

啊，今天的成績真好，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雞十六隻雞雛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岡來的時候，便養了兩匹母雞：一匹是黃的，一匹如是像鷹隼一樣。

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後園是很寬大的。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樹身是赤裸着的，我們不知道牠的名字。我們猜牠是栗樹，又猜牠是柿子樹，但不久

漸漸轉青了，不是栗樹，也不是柿樹，我們問鄰近的人，說是菩提樹。

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候，我們的母雞各各孵化了九隻雞雛。這雞雛們真是可愛，有慈黃的，有黑的，有淡黑的，有白的，有如鸚鵡一樣的駁雜的，全身的茸毛如像絨團，一雙黑眼如像墨晶，啾啾的叫聲真的比山泉的響聲還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有十八隻雞雛，除有一隻被貓兒啣去，一隻病死了外，剩着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現在是已經六月尾上了，雞雛們的羽毛漸漸長出，也可以辨別雌雄了，我們的這十八隻雞雛想來總不會再被貓兒啣去，不會再死了罷。雞雛吃白米過多時，會得白米病，和人的腳氣病一樣，好端端地便要死去的，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我們的雞雛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着的晚飯，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羣吃的時候，她笑着向我這樣說。
雞雛啾啾地在她腳下爭食，互相擁擠，互相踐踏，互相剝啄着。

• 選自山中雜記 •